

宣祖昭敬大王實錄

卷之冊  
十五  
四四



19430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6. 8. 25



已祭

十月朔辛巳○王世子在海州○上朝發碧蹄驛晝停于彌勒院夕入  
貞陵洞 行宮○上至慕華館謝 皇恩行四拜禮至 宗廟前易服  
率百官哭臨○傳曰儀註哭臨後即吉服色何以為之○政院 啓曰  
已過哭禮當 御紅袍然問于大臣以 啓大臣回 啓曰哀未盡紅  
袍未安因 御黑袍烏帶 上從之○傳曰賑濟之裏一刻為急諸事  
已備則明當分賑未備則急急措置予當親臨分賑○傳曰賑濟事慮  
其如此故預為丁寧下教而何如是為之一刻為急發其倉之穀明日  
內分賑且此事何人主管而致令如此仍傳曰行宮修理慶菱花紙窓  
戶紙鋪陳席子今無外貢從何所出而如此為之察啓○判尹洪進以  
主管賑濟後未及措處上聞待罪○禮曹判書李增 啓曰臣承 命率  
儒生四十五人請文廟哭之矣○傳曰此時何以拘於常規賑穀輸入  
於城中有弊予當於龍山近處設帳募分賑○傳曰臨津戰亡將士則  
已為致祭矣碧蹄 天兵多死 天兵以我國事至於死亡當先為致  
祭斯速察為仍 命設壇晝誠行祭○壬午○上在貞陵洞行宮○傳  
曰大駕入城載穀上京飢民賑濟事傳教以輸入之事頓不措置他事  
亦不成模樣領議政崔興源以留都大臣冗事不為措置極為未便○

備忘記曰昨觀邊報蔚山之賊出掠慶州地誠心講和之賊如是乎其  
兇謀可知賊勢如此經略提督雖已渡江我國則連續飛報可也且我  
國之事專仰劉摠兵今以還都之意遣近臣告于摠兵兼察軍情以來  
○傳曰強寇在境方與賊對壘此何等時依前日逆賊捕捉之例凡內  
外行路之人皆給路引或限事定間凡男子皆給獮牌何如議啓事言  
于備邊司○傳曰大駕入城留都之官所為何事尚不知修改城門或  
以蒿索結之極為寒心且東南二門雖定守門將不謹譏察我國號令  
每歸虛地各別檢勅舉動時軍威不備若得壯士數十人挾持輦馬之  
側兼察清路隊之任如何言于兵曹○傳曰予勅該司均一分給且春  
秋種子分給事朝廷為民之言非不至矣而該官徇私盡歸虛地民生  
則反不得沾升斗之恩極為痛憤此事備邊司亦已知之而刑政不施  
無以警他該掌官拿鞠從重科罪守城大將俞泓之從事官李槩拿囚  
○傳于政院曰昨日哭廟則淺淡服為之矣拜陵則亦以淺淡服  
乎白服乎必須預知然後可以措備急速問啓禮曹回啓曰平時拜  
陵例以黻袍為之矣今此兩陵展謁非如平時之比似當以素服  
行禮但考諸禮文則國喪三年內拜陵時具白袍祥後則禫服云

以此揆之則用以黻衽似為宜當大臣之意亦然故敢啓上從之

○傳于政院曰拜陵後自上當親審都城言于各該司使之預察道路骸骨一一收瘞○傳于政院曰賑濟一刻為急一日賑之則生一日

未賑則死極為痛憤越不載船官問啓後欲為重治何至今不為問啓

回啓曰昨日暮傳教夜深未及回啓今方催促矣○司憲府

啓曰倭賊猖獗四境殘破國家之所保全者只關西一道而已滿浦

以江邊巨鎮當胡人往來之要衝窺覘生心朝夕可虞合冰日迫防備

事急適易鎮將固非其時前僉使邊應奎請勿遷動以重關防大丘府

使具滉年少恃妄雖有一時軍功字牧之任不可付如此之人請命

逆差陽城縣監李鎧人物庸劣目不知書加以嗜酒昏迷民不聊生如

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命罷職倭通事咸廷虎嚮導兇賊深入北

道背國從賊罪在凶赦雖有陪侍王子之事得保首領幸矣而至授

堂上重加物情莫不痛憤請命改正答曰邊應奎事問于備邊司

具滉李鎧依啓咸廷虎事聞之則最為有功人也何必改正不允○禮

曹啓曰宣靖陵展謁依傳教所當急速為之但廟社神位既

已奉安則不可不即行慰安之禮先舉此禮後展謁兩陵之事次



第舉行

上從之○戶曹

啓曰分賑事問于大臣則大臣以為蕩敗

之後儀物處所不備而

天兵時方多數留在其於觀瞻亦為未穩到

泊船米從速輸入令有司均一分賑似當

傳曰此時安問儀物急急

輸入親臨分賑○

傳曰聞京城內外死屍堆積而有司不能收瘞蓋緣

力不贍焉常時僧人或有以埋骨為業者今僵屍暴露無人收瘞寧不

惻然但干戈搶攘之中力不能一一埋瘞若募僧輩凡中外死屍骸骨

一一埋置其能為埋置者或給禪科或給度帖之意令備邊司議啓○

傳曰勸課農事當今最急耕種必待牛隻我國殺牛之法非不嚴密而

常時少無忌憚昨日路上見

天兵列置牛肉若出市之狀極為駭愕

今後屠牛之人即令刑曹漢城府司憲府禁斷痛治○傳曰車駕初入京

城京中死節之人為先褒賞不可少緩令該曹知會五部急急訪問旌

表○傳曰都中小民以陷賊中不無染習倭語之理各別掛榜痛禁如

或有倭語者各里中嚴加糾正毋使蠻夷讐賊之音或雜於閭里之間

○政院 啓曰行宮似瀾弘文館設於闕內且備書冊今後依前入番且

衛將數少令兵曹手數差出使之入直分更行巡別巡及監軍依舊  
例書 卷七 從之○蒲邊司 啓曰各司典僕物故時存之數各司

未及抄出令六曹隨其所屬各司一一刷出成冊今月十五日

定限捧納○禮曹 啓曰 宗廟散失玉冊若干片都人收

拾藏于小櫃 宗廟神位今已奉安移藏于 廟中何如 上

從之○癸未○政院 啓曰明日親臨賑飢之時似當有曉諭之舉以

言語諭之乎作文諭之乎 上曰雖作文愚民豈能解聽以言語承旨

起草諭之○傳曰留在 天兵依開城府例供饋○傳曰宋經略李提

督越江後不可不問安致謝別修咨文兼告還都○傳曰今日之事專

由於義州之功况其人心忠勤風俗淳厚非京中所及予尚不忘今始

還都宜作發書慰諭或給某物以示眷戀之意○傳曰此家狹窄連接

桂林君家入內諸司次次退接○戶曹 啓曰明日分賑之穀每一人

米太并三升益五合云○兵曹 啓曰 闕內狹窄政院玉堂次次移

出故內兵曹都摠府四所內三廳藥房承文院尚衣院尚瑞院香室等

衙門皆移出 闕門之外似異常規 啓 傳曰次次退排之家入

于闕內不然則此時不可守常規雖在外無妨○備邊司 啓曰明日

為始 闕內支供各司當進排而各司不成模樣前於 行在所 御

供之物屢 命減損今若以臣子之情一依平時之例則亦非 聖上

素心該司難於處置敢稟

上曰姑隨所為從略為之○司諫院

啓

曰龍仁縣令李士郁貪汚無狀子遺之民盡為流離請

命罷職義禁

府都爭沈宗敏為人驕妄前日出使之時濫用刑杖貽弊各邑請

命

罷職副護軍梁思俊雖曰無識武夫身在堂上之列以其馬為唐人所

奪圖出帖文徵責於安城怒其不即准給因其官民之到京結縛拘囚

刻期濫徵其貪譎之狀極矣請

命先罷後推京畿監司李廷馨刷馬

分定各邑之時不能均一分定既為非矣而前延曙察訪俞青陽以刷

馬差使負循私作弊發於公論而見罷監司稱為軍官仍令搜括各邑

刷馬使之縱恣無忌請

命推考治罪

上從之○傳曰盧原墓所遣

官致祭事德嬪喪柩至今不知所在必須窮尋處置且設位致祭似當

河陵君之死言之慘矣予一念至忽焉忘生今還都見庶民或有生存

者不知吾兄在於何處昔符堅虜酋伐晉敗歸先哭其弟而後入况帝

王之禮乎今宜拜 陵展謁後或其前或於宮中或於何處別設一位

子欲一哭言于禮曹○以朴東賢為司憲府掌令○兵曹 啓曰 車

駕還都庶事草創觸處齟齬多不成形各處應行之事不計時勢依前

責辦不惟事多窒礙有妨難行害至畿甸侵責萬端予遺之民將不勝



其苦以此規矩行之數月猶或不可至於著為定式大難支保當初大軍出來時本無刷馬之規 天朝或以其情請之我國亦從優例隨便應索仍成規例令則至於往來 天兵皆責刷馬一路各官已不能支當而至於京城則只一空墟凡百板蕩不得已畿甸近官輪回責立一給 天兵永無還推之路已為闊迫而朝官士庶有馬者被奪於 天兵前後無數而皆徵其價於其日當立之官本官亦收責於民間或以價布或以米穀以贖馬主極為寒心今日以前各處失馬者已為立法自當依前徵給矣自今往來 天兵自坡州長湍刷馬而來者遼馬於龍仁果川等地一切勿令侵責於京中一邊具申移咨于劉摠兵處往來 天兵使之勿責刷馬似為便當京兩驛上中下三等馬匹無一餘存驛子之死亡比他尤甚而各處出使往來傳送之事亦皆常時百倍允出使應騎馬者京畿則皆騎私馬而先給馬文至於八路初程各官然後責出官馬回程之日至其本官又騎私馬而入京其他禮物載持軍器輸送等不得已之事則京畿迎曙良才平丘慶安桃源重林等道通計馬匹不滿十餘依前 啟薛黃海京畿募納及各牧場戰用捉出馬分養於各官者更令司僕寺擇其不合 進獻而可用於載卜者量

數分給各道察訪輪日上京隨便使用至於京城各處一應摘奸及因公往來常時應立馬者則其數不多令於司僕寺差備來往馬隨便把立則畿民無立馬之苦公家亦無遲滯之事矣且行在所則一應扈衛之事本曹領其大槩扈衛大將分軍磨鍊而京城事體與外方不同前日扈衛大將嘗即罷之而李鑑久典其任詳知首末今若俸代生手事無統緒姑令李鑑限數日依前行事稍來頭緒然後即復舊規還之衛將且前日散料艱窘訓鍊院部將守門將三廳禁軍各定其數限外則不許時仕矣食少役苦人不能堪不樂京仕禁軍元數為生減縮部將守門將亦甚孤單以數百之卒分定於空城不成摸樣兼且上番衛卒名雖軍士實甚瘦劣故不得已緊關處則別作名目皆以訓鍊院官員及部將守門將分定警守而前定額數不足各別設二十台役使給散料禁軍則姑觀來聚之數臨時量加其數似為便當且京城出入人譏察等事自曹略成條件如事目之規令本處門將附壁施行矣若令譯官二人同守門將晝直於東南兩門則其於譏察似為便益至於闕門出入者亂雜無統亦為未安依常時應出入者皆給信符或有無符者門將各別譏察告本曹施行為當且漢江譏察事項在中



路有 傳教故以李福男為別將專掌其事矣又有出屯江上之 命  
若令出屯則入京無日福男方為訓練都正本院之事亦多不得已加  
定一員使之相適往來蕪察本任而所率之軍則百計無策前日守城  
大將所定軍官亦將罷去他無定軍之路京畿水軍鎮堡八番者水營  
八名月串六名井浦草芝各五名濟物水宗各三名抽屬于別將管下  
稍成體貌似為便當且漢江津渡通于南路者廣津漢江路梁揚花渡  
皆是大路其餘三田渡清潭銅雀小小濟渡處雖廢不通別無所妨且  
常時巡伏京城內外一撮分定矣今則衛卒不足城內諸處亦為不足  
城外人家則居毛尤少姑令先察城內稍待近道 阜士上番之日分定  
城外似為宜當且常時捕盜等事部將尋蹤則本廳無時發軍登時馳  
報今則脫有緩急措手無策出番官傳官部將守門將訓練院官負逐  
日會于 闕外廳如有時急之事依常時捉虎例即時一齊馳進違者  
重罰且各處烽燧待還都當依常時舉行矣平時亦多疎濶在今必有  
不謹行文八道各別申飭何如 傳曰依啓點抹條件勿為舉行○甲  
申○上親幸龍山賑飢代令都承旨沈喜壽曉諭賑救之意○禮曹  
啓曰經亂以後曹中三司儀軌蕩失無餘雖尋常恒式憑考無據且

祭享進上方物等事當國儲板蕩之時不可不酌量裁處以為可繼之規宗廟陵寢大祭忌辰朔望祭似不得仍遵舊式其間參酌事體而大請於明日二品以上三司長官收議定奪上從之○禮曹 啓曰

德嬪喪柩所在令漢城府五部窮極尋問嬪宮下人族親幸有時在城中者則招來詳問若終不知所在則設位致祭上從之○乙酉○傳

曰祭禮有祖宗定規况今非議禮之時但此時雖欲盡依行之不可得大段之祭行之可矣予意議禮姑徐之急急鍊兵訓卒運籌決策

飲血討賊似當○丙戌○吏曹 啓曰軍興之後凡有軍功更無他物以賞之皆以官爵授之即付實職厥後負數甚多自至加設而入城之

初或稱某司某負來者亦有之或有一職而疊來者該曹無以處之且戎事未畢有功人不合退棄取其中人物可用者為先收用其餘次

注擬已付實職過限不來者依法典施行臣曰雖費用人患不在今以用之况臣曰雖費用人患不在今傳曰依啓○備邊司 啓曰義兵將崔慶長收合亡弟

死於晉刑之職之卒誓死討賊忠義可尚朝廷既賜繼義將之誦須有印信以統率其下奉命印信一顆題給無妨 啓曰代時賜繼義將之誦

乎考啓○備邊司 啓曰前日傳教曰赴戰人逃亡者決置後宿衛

云赴單死地勿上番便好矣是謂誨逃也臣等竊念此人等罪係軍律所當按法以誅而新及第逃亡之人前後數千餘人不可勝誅欲還送戰所使之赴防而嶺南糧乏雖送必潰只有往來齎送之怨而無益禦敵故前日 啓請自備糧侍衛京城兼習技藝則不至於全釋其罪

而京師有防衛之固故會以此蒙 允行移今不可同罪而異罰故如是 啓之矣 答曰知道係關軍律所係非輕既誤則不可諉前而不

改更問于他大臣○慶尚道觀察使金功十九馳 啓曰臣近聞人議

皆以為此道左右更合為一事勢至當云執衆人之議而揣今日之勢則人之所論果合事宜右道自星州以上八邑蒿菽之外更無餘牧咸安以下九邑方為賊窟其餘各邑又被賊患蕩敗塗地將不可更為郡縣官事有先潰之勢人心無可定之時周匝千里烟火斷絕九百荒廢無可奈何其不能收拾餘燼以成一道摸樣者據此可知今者中分一道判而二之其地則境界雖接其事則彼此相隔由是之故事多不理執或難處若使左右更合為一通融彼此拯濟緩急則彌令出一無所阻碍不然則左右相為掣肘而終必有害於國事方伯只是刺官而不過貽弊於郡邑臣議諸都元帥權慄則慄之意亦如此矣○備邊司覆



啓依狀

啓合道○夜大雨雷電○司憲府

啓曰喪亂之後民力

已竭凡百供 御之物自

上務從簡約而該官不體

盛意逐日

供上監捧之際尚循舊規如生鮮等物必用尺准點退之弊有不可言

請司饔提調及次知郎廳並

命推考提調摠治一事其任至重文城

君健行已悖妄到處作弊爲人吁賤久矣今授司饔院提調聞者莫不駭

恠請

命適差

答曰郎廳推考依啓提調不須推考文城君司饔提

調別無所爲之事不至於不堪不允○三

啓皆不從○備邊司

啓

曰近日軍餉措置之策百般籌畫更無餘策竊念內需司奴婢在各道

者以萬數今年秋事稍稔皆以穀物收貢各其近官作都會貯峙堅守

若兵戈不解軍餉缺乏則補用於軍糧若軍糧有裕則自可爲內需之

用雖有他緊關應用之物明春則必穀貴如金儲穀既豐則自可買授

用之此策兩便於官府

答曰此事雖可爲之但各道富民必多有之

何不取用優其賞格

史臣曰喪亂之餘糧道匱竭而自尚有官府之私則其何以爲國乎

上 ○兵曹

啓曰還都未數日衛卒逃亡者至於二百五十餘名雖緣紀律解弛大

槩不持糧料獨身上京迫於飢寒以致如此其中或有願依飢民偷受

賑濟於各廳得以連命云極爲矜惻常時上番軍士自願賑濟者官許

就食矣第惟男女老弱不能運動者渠之生死不能為輕重於國家而尚且設場分賑以救其命今此衛卒其為勤勞比此輩不啻萬萬且都民之中兩驛之卒尤甚飢餒若至於盡死則國家傳命百計無策今聞賑濟場規式壯男一名一時所食粒米二合作粥以饋云老弱之不係役使而遊手安坐者猶可連命衛卒驛子東西奔走無一休暇者日食四合決難支保此人等比他入量加一合式倍給其料事令該曹速為參酌磨鍊捧承傳施行 上從之○訓鍊都監提調 啓曰訓鍊節目其載紀交新書者至詳至密今當一切依做為之但其文字及器械名物有難曉處越此 天兵未還之前令聰敏之人多般辨質洞然無疑然後可以訓習比意前已 啓達今朝使郎廳李自海往質于駱參將留營之人駱尚忠稱云者尚忠乃參將親屬又有宋侍郎所送金文盛七人同在一處見自海言以侍郎之命將就劉搃兵之營訓練我國之軍來此數日勿糧料支持疎濶多有怨恨之色至欲還去以此未得發言而退嘗聞高麗時有宋商李元者來寓於宰相崔茂先奴家茂先待之甚厚因學焰硝火藥煮取之法我國之有火藥自茂先始况今則南方之人多聚于此其間諳練軍事識慮廣博者何限必須待之以恩

使之傾倒所有傳授於我則其為後日之利庸有既乎且質疑時事知譯官一人與自海同為往來質正疑處如何且金文盛最曉陣法人物亦甚溫籍云亦令接待堂上親去問其來由使之訓誨為當故敢 啓

傳曰此意至當依此啓辭為之○戊子○左議政尹斗壽史臣曰私情太勝濇

議不容二載鼎軸相業幾如也

啓曰 天人之際不可誣咎徵之應不僭在茲收聲之

月已過而虺虺又作未知前頭又有何事臣統僻彷徨不能安坐自

上致精國事至於治兵選將未嘗頃刻忘于懷臣等未敢有所一毫裨

補茲者震驚之變雖出於仁愛亦由於小臣無狀忝位妨賢病國之所

致四方章疏多以玩愒為說者此豈無所以而然也今此之變臣實當

之伏望亟罷臣職以答天譴 答曰勿辭○禮曹 啓曰國家 祭享

既有 先王定禮固不可輕議而當此財力之屈勢不得仍遵舊制必

須酌定應行之 祭使中外曉然知之然後允 祭享節目該司預為

磨鍊舉行外方 祭供之物亦知應用之數上納之期而無顛倒貽弊

之患如 社稷春秋仲月祭臘享祭 水寧殿春秋祭 宗廟四享大

祭冬至臘享大祭各 陵四名日祭 忌辰祭 貞陵厚陵顯陵寒食

祭似是情禮之所不可廢大段之祭恐不出此議于大臣則亦以為然



矣。傳曰：依啓此祭姑為行之。○己丑。○傳曰：喪亂之際，耆民之死者，何限？意其都中遺民，必過半。蒙白及入京城之日，見都民填塞而未有服喪者，此必亂中倫紀墜廢，或染於夷俗而然。所關非輕，令禮曹知悉，各部其禮應服喪而不為者，令其里中糾檢使之一一服喪。○司憲府啓曰：國事日急，戎務方殷，大小之臣夙夜匪懈，奔走竭力，猶懼不濟，而備邊司近自還京之後，怠惰尤甚，或日晚始任，或無緣不進，偷安私室，有若平時，惟務便身之計，不以國事為念，其怠慢之罪，不可不治。請備邊司堂上並命推考。自。上特遣近臣供饋。天兵意甚感也。而分給之際，不為善處，致令天兵作拏爭，攢不成貌，搽至有隨到。闕門呼索不已者，其虧損體面甚矣。請其日任進承旨推考。上從之。○傳于政院曰：前日中使之京城往還也，司畜崔永慶之妻路側呼飢，聞之極慘，不可并其妻而飢死。未知其妻尚在否也。令有司訪問米菽，連續題給，毋致飢死。○傳于政院曰：江華廣州牙山先王後宮避亂，寓在食物題給事各其道。下書。○庚寅。○以赴防逃軍議處事，問于他大臣，則領中樞府事沈守慶議。上教允。當前後逃亡者，並令自備糧，督還赴防，以為便當。豐原府院君柳成龍議曰：臨陣逃卒，自有其律，不容

議為但此則其數甚多不可悉從軍律而身自裹糧遠赴於數千里外亦事勢之所難故備邊司欲令備糧上番於京師蓋出於不得已而臣亦反覆思之不知處置之宜也大抵軍興必先備糧然後可以成軍不然則雖嚴用軍律難可禁其逃散以其如是而又緩其律則實有如

聖教誨逃之俞此其難處者也今姑依備邊司 啟辭施行而 天兵

糧餉調度之外別出一勤幹官負又主我軍餉措辦之事越此秋穀未

盡之際或除出募得之穀輸入於軍中以為軍食而此後嚴立紀律凡

有逃躲者一用軍律則庶乎得宜愚臣前所目覩而尋常悶慮之事並

此 啟達 各曰令備邊司更加察為○辛卯○以沈喜壽為人有辯久侍近密

奏對稱旨上悅之為司憲府大司憲金玟為承政院都承旨李有中為同副承

旨沈源河為司憲府掌令○自一更至二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

三十許形色差微於天倉星五更金星入太微垣端門內○傳于政院

曰節義之人既下令褒獎士大夫之附賊不可不施王法前聞成世寧

仍在城中諂附倭賊下令捕捉而至今不為捕捉未知其由令禁府秘

密捕捉○壬辰○癸巳○上遣重臣行慰安祭于 宗廟 杜穆及

水寧殿親傳香祝○傳于左承旨張雲翼為人浮浪處事輕躁至於經席之上率爾妄對急遽無



序時錄

曰生進初試試武才事及公私賤設科事何憚而不為舉行乎

輕之  
欲如前日專忘武備則已如欲為勸武防備之計則捨此規何以哉此事斷然行之可也且飢民賑救事日夜念慮恐不得接濟官案所付無用之官太多速為汰去諸司下吏亦剋減其數毋得循情猥濫事言于備邊司○以李光庭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李德悅為議政府舍人○自一更至五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色差微於天倉星○禮曹 啓曰德嬪喪柩不在處即令漢城府五部窮極尋問則各處回報內累日訪問不知在處云司詳李忠前日自言將屍體權埋于舍春院云德嬪切親有尹百祥所當問者惟此二人而李忠則已死尹百祥則在延安云必須把問百祥然後設位致祭事更為稟施矣○甲午○禮曹 啓曰臣等考諸禮文三年內親享 山陵時有再度哭禮而練後則無哭云今此 展謂雖不如平時而釋服即吉日月已具且具驟袍哭而行祭有乖於練後無哭之制故儀註內不入哭禮於 行祭只於 大駕初至 陵所即行哭禮於別位仍以 行祭事磨鍊入 啓矣今者大臣之意或以為臣等之意似合於禮或以為 兩陵經變之後自上始行展謁哭而行祭雖有違於禮於情則不可無哭大臣之

意如是而臣等未敢擅定啟稟 傳曰自外議定禮曹更議大臣則皆以為 大駕至 陵所即行哭禮仍而行祭宜當云 上從之○乙未○  
○上詣 宣陵 靖陵御淺淡服哭臨後行慰安祭夕還宮○丙申○  
豐原府院君柳成龍工曹判書金命元 啓曰昨日宋經略差來委官持劄付數道來大緊為設險防守事此事臣前在嶺南略達於狀 啓  
中今倭奴屯據邊邑作為巢穴若不於今冬合力驅勦則雖設險於中路三四處於事必無所益況以此創殘民力何能以成且巨濟在南邊海中土地甚廣多產船材常時慶尚右道兵船之材皆取諸此島前年賊雖犯入巨濟而其處遺民盡力相戰旋即驅出今年晉州之敗賊船彌滿此島盡殺餘民多設城柵分據於水登知世浦玉浦等處此乃腹心之疾萬一多造船隻乘虛西犯則非獨全羅道沿海可虞西海一邊亦相距不遠水陸衝突之勢將何以禦之經略不知此意只以數三處設險為善後之策未知其可也但此乃大事而劉摠兵咨文中每每催督今又經略劄付如此將何以對之敢此並達劄付並為 上達 奏  
曰此事前具於咨文中略見梗概我國平日多忽於設險經略之令未為不可而令時力有所不逮矣所啟賊勢事至當卿等皆備邊司堂上

議于本司或具咨痛陳賊勢可乎且古人或有奉使或為價接於國家  
機關之事則極陳利害不避其身之危矣今時則不然一有不合之語  
先自恇怖便為刪去或止而不呈惟恐忤意因此下邦情懷不通屢失  
機宜時事寒心黃璫之奉極緊其行一日為急而今見書狀又托言  
經略之掣肘不即發行先令改換奏文無乃不可乎且中國出來諸砲  
當初有留置我國仍用於防備之言楊元接見之時予親言之楊不以  
為不可厥後有司不以為意不請留用今則似為盡還輸去此亦似當  
察處並與備邊司議處○豐原府院君柳成龍工曹判書金命元再  
啓曰伏承傳教臣等亦從前反覆商度今日之勢一日急於一日設  
險之事力雖不及不可置之相忘經略劉付中計開處則特其十分之  
一耳若使民力稍可辦出則不獨大丘仁同等地如三嘉高靈陝川伽  
倂山安陰等處山城皆係天險若能修築聚近處之民入守而清野待  
之則賊兵有所畏憚此等第一急務大槩今日所恃者天兵為我障  
蔽而今聞稍稍撤還賊兵屯據益固前頭之事極為寒心急宜痛陳時  
勢回復於經略而又以近日賊情明白陳奏或請留兵或請添糧尤當  
及時區處若稍遲則恐無所及黃璫既為受命馳奏而中路遲滯累



失使臣之體亦當急急 下書督令馳去矣中國出來火砲非獨還為  
輸去貽弊一路其中多有我國所未有之制臣偶過倭館後見路邊空  
家積置唐軍器其數極多而無人守直方欲自軍器寺 啓請移置一  
處以為後用今聞有查還之咨極為缺然此亦急急移咨于經略請留  
置以備國用為當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伏見遠接使尹根壽狀  
啓以我國所奏留兵五千之故 皇上只許留五千而不許留一萬六  
千云 聖旨如此則不久將撤回極為悶慮當初請留五千者若倭賊  
捲眾歸巢則欲少留 天兵以藉聲勢耳今則賊在境上猶噬衝突之  
患不朝則夕我國遮截只恃 天兵國家存亡專係於此將此意速完  
一本或順付黃堆促送或專馳一介奏籲閭迫之情何如 答曰依啓  
但黃堆賫去 奏本與此奏本非但日月懸殊黃堆專主謝 恩順付  
未穩速出使臣以送○以吉誨為司憲府掌令○傳于政院曰今見  
聖節使洪麟祥所送宋經略報石尚書處文書則極為詐謾不祥甚矣  
今日賊勢 天朝每為經略所瞞今此奏文中明日痛陳可也贊畫兵  
部員外郎劉蕃裳咨于 本國曰我 皇帝甚怒 王之不振經略宋  
與大司馬石力救解之 命本部宣諭於 王本部自王京回大病不

能東行故令都司代往聞 王已入京矣觀 宗廟宮室豈不潏然痛心乎如痛之莫若速練兵使不但痛之而仍因循燕處則痛之何益蓋左右陪臣皆不為 王憂皆以有兵欺 王夫 王國豈無兵哉有不練與無有可練而不精與不練同精而不赴敵死戰與不精同摧慄金命元二將並堪使速令赴劉綎兵營聽節制分左右軍不相離水陸兵若于萬名易衣甲標旗編入唐營則如養雞者氣盈而神王皆起距材矣 王國之存亡寔係於此今之封餞者豈得已哉乘此一二年之暇隙俾 王喘而甦國兵氣盈而神王也三年間必樹海上奇績關白之頭可致於 足下手矣○丁酉○傳于政院曰孔廟行祭事該曹察行而尚不為云今 廟社及 山陵俱已行之孔廟亦當設位或標紙榜親行或遣官行之而須設於孔廟近處可也○禮曹 啓曰文廟正殿位版十五內文宣王以下位版十一無去處餘存只四東西廡位版則依數完全並埋置淨處云本曹前日 社稷 宗廟各 陵祭啓稟時將文廟權宜設祭便否議于大臣則文廟享事與奉先不同當先主於禮不可徑情苟且今者聖殿灰燼位版亦無雖欲行慰安之祭行之無所禮亦無據似不得率爾舉行徐當更議參酌 啓稟宜當故臣等

擬於兩陵展謁之後議 稟而今承 聖教自曹未敢擅定議大臣

定奪施行何如 傳曰子見則異於是夫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鬼神無常享惟其致誠則神在是矣故古人或設壇而祭或設位而祭豈必待木主哉况事貴權時不可泥滯今日之勢創建學宮非數年前所能為也然則經變至數年之久而諉以無位版不慰安先聖之靈乎其曰不可徑情苟且又曰行之無所禮亦無據者無乃不可乎予意築壇於學宮之側設位於其上躬進而祀之一以慰安先聖一以重倫紀於干戈之中又何疑乎請以此質諸大臣○備邊司

啓曰伏觀 聖教生進初試並試武藝事出於禦敵保邦之 聖意

但人之氣稟強弱大不相同人或有稟氣孱弱專不能挽弓者如此之人驟以射御試之然後許赴生進則必有終身不能赴舉者似非 聖卓文武並舉隨才獎成之意也且 祖宗朝科舉事目纖悉備具前者或有以一時意見紛紛改定而終歸無益多有弊病故旋罷不行其由蓋出於此法非不具而只玩愒墜廢而然也今者屢設武舉廣額取人至於庶孽公私賤雜類之輩皆令以武技進取文士則又有 祖宗朝試射之規今又於生進之科雜以武事恐非穩當也 答曰生進試武



才不可不為雖武間有孱弱者豈可為此數一孱弱者不立如此美規  
我况武才只試於生進不試於文科亦有其意孱弱而不能挽弓者自  
當赴於文科有何遺才之歎乎蓋生進乃揀擇幼學陞補太學者孔子  
之教人豈獨為操觚雕篆射御非六藝之才乎我國末學文弊不可言  
矣輕蔑武士恰如唐末挽二石之弓不如識一丁字今日之致此正由  
於是且所謂試武才者非必如武舉挽強馳馬只試以步射數巡使之  
兼習武藝而已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豈如我國文士之  
為哉此理甚明請勿拘滯斷然行之如是而猶憚而不為則所謂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繼義將前正崔慶長從事官幼學洪涵等上疏入  
啓 傳曰省爾等之疏討賊之誠至矣予用嘉焉爾等益勵此志以立  
殊勲國家報功之典必不後矣爾等知悉仍 傳于政院曰令備邊司  
回 啓但慶長既至於賜繼義將之號則以前正稱彌似為未穩復職  
似當此一效并為回 啓此人等間關遠來再上封章告以討賊之誠  
雖時未有功而或授一命之職慰諭而遣之似當令備邊司議 啓○  
備邊司 啓曰兵戈不解糧餉告缺百計措辦得粟無路大抵天地所  
生元有此數不在於民則在牧官目今公私俱竭雖巧作名目爭般收

聚不過為頭會箕歛之歸古者兵興之時必先講屯田之策其意蓋欲  
得粟於齊民常產之外也前者兵水使屯田事則已因李舜臣狀 啓  
竹移各道矣至於各鎮堡僉使萬戶各邑守令擇取闕曠牧場不能澆  
溉堤堰陳荒田畝作為屯田隨便耕種其中得粟最多者每道各一人  
或陞叙褒賞則人皆競勸不煩而事舉矣此意移文于八道監司劃即  
施行其各邑各鎮屯田起耕之處開錄 啓聞以憑後考何如 答曰  
意則好矣我國之事與中原異農民自何出乎百姓亦被侵矣且褒賞  
則必有荒唐虛僞之事更察為之○戊戌○司諫院 啓曰國之大事  
在祀少或失禮謂之不敬前日 宣靖陵親祭時殿內執事承旨等即  
當還出 廟門而 神御肅敬之地俯伏侍衛其不察之失甚矣請  
命推考官爵國家之公器若或濫授而不合於公議則非爵人於朝與  
衆共之之意也左副承旨朴東亮同副承旨李光庭俱以郎官超陞堂  
上爵賞之猥濫極矣物情久而益激請 命改正江陵府使南復興為  
人麓鄙濟以貪婪到任之後專以酒割剝為事請命先罷後推襄  
陽府使洪麒祥前為京畿召募使成泳從事官批以募粟出入兩湖濫  
用刑杖貽弊多端為人笑罵及赴本府論令顛倒政委下吏民受其弊



不可在職請 命罷職蕩敗之餘民天將絕自 上軫念窮民資活之  
無路船運春秋種子分給畿甸之民及時播種以為嗣歲之計甚盛與  
也及第季槩以次知分給從事官不為奉承 聖上恤民之意非徒分  
給不均亦多私用賞占田畝之說騰播於遠近及其鞫問之時又不直  
招飾辭推調巧為自免許多國穀終無置處用心極為無狀請 命更  
鞫前後春秋種子次知官負並 命詔獄其時百姓等狀與分給文書  
一一收取比對照數從實取招以懲奸濫之罪守令適易則新舊未代  
之際自有兼官可以察任而事變以後或新官未赴或邑宰領兵出墾  
則監司等例以所親無賴之輩差為假官為假官者至率家眷厚自奉  
養濫用官物侵漁割剝無所不至一邑兩倅民弊不貲列邑之枵蕩亦  
由於此監司為一道方伯而創開新規以貽無窮之弊極為無謂今後  
一切勿為痛革其弊事請 下諭于八道監司邊方守令專以防禦為  
重除授之後即赴任所雖有私情之切迫不暇顧念者 祖宗朝法例  
然也近來紀律板蕩人不畏法縱恣成習至於微末之官亦無忌憚義  
州判官金繼賢家在忠州四五日之程而拜辭之日托以覲親偃然陳  
疏在道留連不即赴任其不有國法恣橫自便之罪不可不懲請 命

罷職 答曰餘依啓承旨改正事他人不顧君父皆棄而逃去此人等  
獨為扈駕必須褒獎故如是為之矣更勿論啓○司憲府 啓曰國家  
自喪亂以來官爵太濫有識之竊歎久矣左副承旨朴東亮同副承旨  
李光庭出身纔過三十朔資級僅至五六品雖有自初扈從之勞亦是  
臣子之職分內事兩堂上重加相繼超陞殊非所以慎重爵賞儲養人  
材之道也當此重恢更化之日有此駁異之政其何以厭服人心請並  
命改正泰仁縣監朴文榮為人龔鄙赴仁之後不治官事專肆貪婪官  
庫之物公然偷出陸續輸運於鄉士感愛京娼所言皆從賄賂請托無  
所不至聞者莫不痛憤請 命罷職不叙江陵為府嶺東巨鎮控制策  
應比他邑為重府使南復興庸駑不治且多虐民肥己之事請 命罷  
職南陽府使金好忱以起服之人自知在官不久悠行貪虐侵漁割剝  
以為善事之資民結賦役專委下輩之手漫不省為何事請 命罷職  
答曰並依啓承旨改正事各院同兩司累 啓不允○右邊捕盜大將  
李鎰專人庸懦取軍無法  
擁兵觀望惟思退避 啓曰軍官兼司僕柳廷明進告曰豐諸倉  
奴彭石與賊倭交結至於誘引 宣靖陵掘取之狀大槩承服罪重之  
人捕盜廳推鞠未安故取 啓 傳曰今禁府推鞠後禁府以罪犯綱

常請三省推鞠○備邊司 啓曰伏承 下教生進試武才事臣等反覆

商議則生進之革無試武藝本非難事臣等之有所持難豈有他意

祖宗朝設科取士各有條理後來加設之規例不經久沿革無常遂傷

國體而我國人心玩法成習如初試入格者考講家禮小學乃是訓士

美意而今作虛文此事今雖設行賊退弛警之後難保其不至懈弛竊

恐無益於武事而反有紛更之弊也大抵凡作事頭緒太多則煩擾而

無成近日獎勸武藝其規不一只在堅持力行之如何耳如欲令執冊

讀書者皆習弓矢則生負進士及幼學之曾參解額者廣取試射拔其

入格優等者劃即除職獎勸則不無興起勸勵之心矣 聖教至此臣

等固當奉行之不暇而羣情如此惶恐敢 啓 答曰生進試武才事

不可不為更議以啓○禮曹 啓曰 宗廟薦新薦禽依前例為之

宗廟及各 陵朔望則既停行 祭只焚香似當 上從之○禮曹

啓曰文廟設祭節次議諸大臣則皆以為自 上欲設壇設位或標紙

榜其急於慰安先聖之靈且重倫紀之意至矣但設壇位紙榜等事似

涉苟簡反覆思量未能的知其穩當欲考古史文籍蕩失無憑可據不

如速成位版且構草殿數間於聖殿之基即行慰安祭仍為奉安恐或



無妨本曹之意亦然敢 啓 傳曰 宗社未構之前雖構草殿似為

未穩更議為之○巳亥○義禁府以都元帥權慄當變初冒危進挫賊鋒及其專制聞外惟

樹退縮無意討賊與望大喪 狀 啓傳曰忠清監司許頊不為國事之狀前者已為

傳教矣今見狀 啓則極為駭愕如此之人必須拿鞫問于備邊司○

以沈喜壽為承政院都承旨李齊閔為司憲府大司憲○庚子○禮曹

啓曰文廟位版造成設祭之阼更議大臣則公廨私舍中如有燒餘淨

潔之處隨便修理奉安宜當云故臣等即招館中人問之則聖殿西典

祀廳完在云此廳淨且寬廣至為便當五聖十拓位版斯速造成奉安

設祭何如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朝廷允百誦令惟恃帥臣之奉

行若監司任置不行務為沮閣宜乎國事不濟忠清監司許頊自前每

事搪塞雖係軍興之事有若尋常公事不即舉行非一非再今見都元

帥權慄狀 啓本道內浦農事大稔而更無辦出之路力為阻撻以帥

臣無意國事一至於此極為駭愕請依 傳教拿來推鞫以警其他

上從之○傳曰劉總兵以大臣下來事催促且觀事勢大臣不可不下

去檢察諸事大臣下去可矣言于備邊司○判敦寧府事四川君鄭崐壽

上疏辭職 答曰討賊克復雖由於 天兵而 天兵之來實由於卿

之數奏專對其前雖有陳請於遼東而不許發兵至卿之行始乃命  
將出師今日之功專在於卿輔國之加豈足以報之卿宜安心勿辭○

辛丑○禮曹

啓曰德嬪喪柩所在處尹百祥招致詳問則百祥言前

日李忠所言埋置金春苑之事乃是中間失實傳播之說我以德嬪切  
親喪柩去處常常留念訪問而尚未得聞知入城數日尋問嬪之族親  
家奴婢而亦無所聞知云此後更無可問之處尋得喪柩似無其期擇  
日致祭何如 傳曰知道○戶曹 啓曰前日海州留駐時使之城半

收糴矣某某道耶令考啓矣經亂之民准納官糴勢所難行故別定差

使負尤甚受害地面一一摘奸今年八道收糴元數三分之二其一

分則待明年收納矣 大駕所經各官則擇其失稔之邑只捧二分事

亦為 啓下 行移矣 傳曰有司不見畿甸一畝田野耶蒿菽滿目何

忍於催糴今宜一切勿為催納待年捧之可也其違命督納守令當為

拿鞫重治○備邊司 啓曰生進并試武藝有乖舊規故未即奉行矣

聖教至此試為施行何如 上從之○以鄭昌衍為司憲府大司憲○

壬寅○上御便殿謂大臣等曰倭賊如彼屯據何以為之豐原府院君

柳成龍對曰賊屯據邊邑托於講和而搶掠如舊我國固已陷於術中

矣自金俊民離巨濟之後賊分據巨濟玉浦永登浦知世浦等島兵船之材准在於此若休養兵力多造船隻則舟師雖在其勢難遏况水使董才智相等彌令不一而元均軍則六百餘名李舜臣軍則千餘名久駐海上且甚飢餒若一朝潰散則不無水陸並進之患百爾思之他無可禦之策必須與天兵合勢而軍糧乏絕極為悶慮在此經費定其一年支用之數量留一二十萬石而其餘盡輸於彼以補軍糧則可以接濟矣至如調兵等事各官專委下吏強壯者賂免疲癯者被抄今若除去老弱抄其精銳分三等成冊臨時調發押領交付則可以一時齊到而無如前溷雜之弊矣上曰賊情如何成龍曰清正行長其志豈真欲犯中原哉所望不迥通貢而已且見洪麟祥狀啓則朝廷不知我國賊勢只留五千將盡撤回賊若換調新兵明春大舉則何以禦之須及冬前與劉總兵合勢勦滅可也上曰總兵只受把守之命雖有百戰百勝之勢無經略之令則必不擊矣大槩此間事情必使天朝洞知可也而經畧以晉州空虛而賊入據瞞報於石尚書凡所奏聞輒為攔阻其憂心行事極為痛心以大臣而處事如此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然奏本務為婉曲以倭賊不退我國汲汲之勢備細開陳且



善辭周旋為當吏曹判書金應南曰中原都於燕京我區乃藩籬也今者賊輕侮中原撤毀藩籬所當聲罪致討而反議封貢是誨盜也自古帝王之禦戎狄也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未聞封土而增惡也左議政尹斗壽曰漢之冒頓唐之突厥雖極跳梁而皆未得致天討中國之道羈縻而已 上曰卿言非矣此和議之所由起也應南曰臣前為濟州牧使粗諳水路自濟州往江南則頗遠自全羅道往遼東則甚近若由湖南直犯遼東則孰能禦之 上驚曰此言然乎雖不由西北亦可達於遼東乎成龍曰必須先得我國然後可以水陸並進矣都承旨沈喜壽曰賊屯據邊邑雖不離寸版而我國自至殘破矣 上曰漢江以南賊陣星羅密布首尾相接犯一營則輒相應高處則例為設險可謂能知形勢矣成龍曰臣見原州砥平楊根可守處甚多如廣州南漢山城水原禿城衿川衿之山皆係奇險守此則湖南可防當差出京畿防禦使聚合廣州利川等地之軍捍禦京城可也邊應星稍優於武士中以為防禦使為當 上曰古人必先嚴明軍律至有流涕而斬之者如崔瑩之為將九罪于軍律則少不饒貳故士卒皆致死倭賊則不足道而雖少罪必斬故其軍爭死於敵不然則誰肯就死地而摧鋒力戰乎我國

軍律不嚴變生之後尤為解弛失律應死之人備邊司一不按法論斷  
若此不已則雖帶甲百萬粟支十年亦無可為之事矣古人非好殺人  
也不殺則所傷甚多故不得已而殺之如朴泓以慶尚水使棄鎮來平  
壤而不為加罪封疆之臣當死封疆而慶尚道守令至有避入北道者  
誠可駭愕今比晉州之戰賊勢浩大與前懸殊以我軍勢似難禦之然  
為將者所當耀兵以盡在我之責而終無一人赴援者有司不能按律  
臺諫亦不論執失律之將何所徵乎當初慶尚道失律將士從輕重治  
罪可也司諫李時彥曰此皆由於公道不行私情大勝而然也如欲嚴  
明軍律必須自 上去偏係恢公道然後百僚知所屬矣成龍曰軍律  
必須定部伍嚴約束三令五申使之精鍊然後號令可行矣我國昇平  
日久武將不留意於用兵故士卒不知戰陣為何事倉卒赴戰有同驅  
羊如李賡權應銖輩不知御軍之術徒殺士卒如刈草芥以此軍心尤  
為渙散 上曰 奏請使誰人可合乎崔豈如何兵曹判書李恒福對  
曰豈之能文人所共知其能應變與否臣未之知也然非庸人也 上  
曰然則崔豈增秩以送此係國家存亡雖被攔住以死為期必達毋還  
之意言送咨文則自外議定古人有草創之者有潤色之者所以重其



事也今則不然他人所製難於點抹辭命必須盡美可也 上曰如欲禦倭非火砲不可而火藥難措中原則以海水煮取矣前在定州時試令煮取能煮者令陞授堂上掛榜知會而未有能煮者何以則能使火藥足用乎成龍曰火藥極易中原法則燥三歇五我國則燥四歇二休日例令伐木煮焰如此則火藥自爾多矣且江華多有教子而別無所幹令監牧官率領煮取為當完城君李憲國曰 中宗朝有焰焯防納且給價募聚矣今則國儲已竭貿易極難令城中之人家煮取可也且科舉亦以鳥銃試取為當 上曰予已思之矣木箭不緊以鳥銃代試如何成龍等曰 上教允當沈喜壽曰生進初試兼試武才事再三傳教故備邊司以試為施行之意 上達矣大小人情皆以為未安 上曰是何言耶斗壽曰生進試取之人非但皆幼弱若習武則恐因此廢其本業也憲國曰羽林衛我國精兵也其中必多驍勇者前年西幸時或赴戰或 扈衛矣今皆散亡 明宗朝有庶孽科依此設科聚會京城用於緩急為當 上曰予意庶孽許通公私賤為良則常人皆習武矣試於生進則兩班皆習武矣假使秀吉死日本乃我國與天地無窮之讎此時豈可更拘前規乎聞慶尚道風俗人有子兄弟一子

能文則坐於堂上一子業武則坐於庭中如視奴隸國家之有今日慶  
尚道誤之也昔陸象山教子弟習武王陽明善騎射我國只持冊子以  
教子弟歧文武為二道甚無謂也憲國曰魚世謙鄭蘭宗皆一時名士  
而公退則每馳馬於慕華館 祖宗朝人物與今時不同 上曰人物  
豈與 祖宗朝有異習俗異也 上曰騎射設的於馬腹之下而俯射

之賊豈伏於馬腹下哉今欲去騎射代試為人何如工曹判書金命元  
曰騎射所以習馳馬而已依 上教試射為人亦當 上曰必須遮截

烏嶺然後忠州可保前見劉貞外以為不防烏嶺京都亦不可守賊若  
先據設關則是以嶺以南與賊也烏嶺可以設關乎命元曰設關甚當

秋豐嶺竹嶺及黃澗水同等地皆可設關成龍曰前 若於烏嶺據險  
設伏則賊豈敢輕進乎賊今方屯據嶺南勢難盡為設關只設於烏嶺

姑譏察行人可也 上曰砲樓欲設於海州而未知其制如何成龍對  
曰倭賊設砲樓於龍山倉大槩如烟臺之制且紀効新書有之城外周

回築垣如牛馬牆上穿大銃筒穴下穿小銃筒穴千步置一賊犯近則  
一時俱發且設於壕內故賊不敢毀矣 上謂恒福等曰大臣下去於

卿等意何如兵曹叅議沈忠謙按自烟煙愚而有用貪權樂曰自古

軍興必大臣專制然後凡事可濟臣意大臣陛下三道控制列邑如宋朝開督府可也豈可坐備邊司而遙制乎恒福曰臣意則異於是都元帥專制下三道若善措置則何事不可為大臣雖下去臣未知其果有益於事也但揔兵節次移咨而咨內事意皆未施行姑遣大臣以答其意可也 上曰國家以下三道屬之元帥使之專制任非不重而元帥不用軍律以致解弛必須大臣下去節制違令甚者梟示一二然後事可為也成龍曰此豈獨元帥之過乎我國之勢如貧家年遇尊家蒼黃顛倒罔知所措不揣其所以然而徒責其無能無乃不可乎忠謙曰辛卯條貢物已為蠲減壬辰條亦議定無遺作米而其數不多必須癸巳條亦為作米然後可以接濟矣 上曰貢物無遺作米則百姓無乃怨乎乎斗壽曰田稅及作米之數不為不多何必引用癸巳條乎大臣以下啓訖趨出忠謙復進曰所謂癸巳條不可作米者慮其未及捧納之意也已於秋冬收合於民間矣古者軍興則必屯田以補軍餉諸葛亮之渭濱趙充國之金城是已我國蕩敗之餘軍糧無措備之路必為屯田然後可以支給四方沃饒之地無如載寧屯田使兵使趙仁得專堂措置宜當且聞仁川紫烟島有牧場馬僅百餘匹驅馬於一隅而使為



屯田亦當 上曰屯田之意義矣我國與中原不同兵水使只領數百  
殘卒以何軍爲屯田乎時彥曰忠諫之所 啓皆非矣小臣曾爲守令  
粗知民間事歲前則雖欲捧之其勢未由壬辰條旣已捧之若并與癸  
巳條而捧之民必怨叛矣黃海道失人心由於屯田今不可復立方今  
之務莫先於收 人心若復逃散何以調兵城中百姓死亡者極多所  
見慘惻城中如此外方可知矣 上曰予意如牧場等地募民耕種生  
爲自食官取其半則無役民役軍之弊矣喜壽時彥曰 還都將至一  
朔而不爲引接軍國重事豈可以草記而爲之雖無奇謀異策不接臣  
隣則下情無以達矣雖不 御經筵如今日之引對可矣玉堂雖不備  
上下番或爲夜對宜當 上曰子雖不辟豈以無奇謀異策而不爲引  
接乎近適感冒氣力不能支故不爲耳○司諫院 啓曰南陽府使田  
見龍不以貪縱之人曾所履歷專事剝割顯被物論畿輔板蕩之地決  
不可付諸此人之手請 命罷職咸鏡都事李應虎以本道微賤之人  
監授佐幕之任當此多艱之日不以盡心國事爲務專事貪虐微闕作  
弊無所不至咸興一府之人怨苦日甚至於欲食其肉不可一日在職  
請 命罷職 啓曰田見龍適差李應虎求啓○以朴而章爲司憲府

持平龜城府使尹承吉為忠清道觀察使○癸卯○夜一更二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二星內三寸許形色差微於天倉星自三更至五更密雲不得看候○甲辰○傳曰經略前回咨每陳諂媚之說似非國書之體自前稱讚非一己為足矣不必每每如是况謀天下者此人也丙敢以萬全媚之彼自前愚弄我國而我國友為諂媚稱讚之不已彼必以為朝鮮籠我度中以國無其人潛自哂之予意竊以為不可回咨不激不諂似乎得宜更然量施行○以權徵為戶曹判書鄭姬藩為工曹叅議沈友正為司諫院獻納○備邊司 啓曰斬級人給紅牌事或以為斬級人都錄一冊後日三級二級次第出榜或以為此乃勸勵之事先送外牌而不書某等某人待後日試射為坐次為一榜云或以為先為斬級者為壯元其下隨其來報為坐次甲科一人乙科七人丙科則無定數隨先後書填於紅牌如有二級三級連斬者即以直長主簿次第論功則賞不踰時有勸功之意此三件之論臣等亦不得取捨而第二之論尤似可取敢稟 答曰依第二之論斯速為之○乙巳○傳曰大臣國之股肱右議政李陽元遣官致祭若未葬則外棺石灰題給已葬則祭需題給清原尉王室尊屬亦遣官致祭宗室如有遇害於賊者則極為矜

惻某物題給此乃吊死之義也○領議政崔興源身病五度呈辭 傳

口逆差

史臣曰興源性本柔順加以不學因亂驟墮無所建明至是以病免

○司憲府

啓曰變生之後

紀律解弛喪師棄鎮之將多保首領中外之扼腕久矣前兵使曹大坤  
賊變之初以聞帥身擁重兵賊鋒未至先自棄鎮不救金海聞風輒走  
數萬軍卒一時潰散投竄林藪終不交鋒使賊勢長驅列邑瓦解其罪  
與李珣無異前僉知中樞府事崔遠全羅兵使宣居怡當晉州圍急之日  
城中之人竭望外援而多率軍人逃匿山谷終不赴援使一城忠義之  
士盡被屠戮其退縮不救之罪大矣而得免重典極為痛心請曹大坤  
崔遠宣居怡並 命依律定罪其他失律人等令備邊司一一詳覈處  
斷以正軍律 答曰依啓曹大坤守令備邊司議啓晉州不援李質先  
當其罪亦令備邊司議啓○司諫院 啓曰變生以後喪師棄鎮之將  
非止一二而未蒙顯戮人心日解紀律漸弛以致國事之壞敗不可不  
舉正其罪以肅軍法前慶尚兵使曹大坤身為閫帥專制一方不見賊  
形先自逃遁堅城陷沒大衆潰散使賊長驅直犯京城揆以師律必斬  
無貴而得保首領物情莫不痛惋前僉知中樞府事崔遠終始逗留到  
處恇惻曾率南兵投入海島不以討賊為念巡察使權慄來屯禿城累



於不往仁川之圍觀望不救嶺巖之戰約會不進而終使滿萬之兵一  
不交鋒死之殆盡及赴晉州不思自效退縮如前坐視城陷終不馳援  
曾被重論尚未就誅失刑甚矣其前後罪狀決難容貸請並 命依律  
處斷及第鄭熙績以曾經臺侍之人位至貂蟬前宰安東巨府無意拒  
守賊在數日程之外而燒毀軍器官倉委而去之猶恐不及遠投北塞  
以圖苟活其志 君負國擅棄封疆之罪極矣而久違常刑與情共憤  
請 命拿鞫依律定罪其他前後失律將士令備邊司一一摘發詳覈  
按律施行 答曰依啓鄭熙績拿來曹大坤等令備邊司議啓○傳曰  
義兵之稱名彌則義矣而所謂義兵者乃自用其兵自食其糧為國討  
賊之謂今之義兵殊異乎古之義兵終未免為憑公義營私謀乘時托  
食之歸前代義兵察罕為首未聞察罕之時朝廷論賞納穀於義陣之  
人今瑣瑣義兵納穀之人無不畢賞竊吹朝端猥濫紊亂不可殫言恐  
為察罕之罪人而資後世之譏不可論賞之意傳教而不得施行更議  
處之○傳曰十年前宮闕難成不可長御閭閻多有虛虞之事况賊倭  
所宿之窟乃敢坐卧其處寧不痛心景福宮有城子後苑闕曠今即斫  
伐南山外松木明春即令造作假家移御○丙午○司諫院 啓曰忠

清監司尹承吉遠在龜城通諭往來之間動經累月本道事勢急於呼  
吸方伯重任不可以曠請命改差上從之○司憲府啓曰佐幕  
之任彈壓列邑不可不擇咸鏡道都事金台佐門地寒微人物允庸不  
合幕僚之選請命適差務安縣監李安謙為人狂妄自赴任以後不  
治官事濫用刑杖人不堪命請命罷職臣等伏見自上後苑造  
作假家之教夫營繕之役雖在平時害猶及民况今蕩敗之餘公私  
赤立餓莩相望內外遑遑莫保朝夕雖小小興作實非其時且兇賊未  
退屯據境上固當不遑寧處以待事乞兩令若先爲移御之所重困  
飢饉之民流聞遠近深有所未安請亟寢造成之命答曰依啓移御  
造成非今時所爲令備邊司議啓○備邊司啓曰國破經年大小諸  
將次第奔潰繩以軍律無一完人皆當依律臺諫之論不得不爾曹大  
坤以下四人罪犯非輕並當依律處之但其中李贛宣居怡方領大軍  
與賊對壘而除此二人一無可倚之將四人所犯或在往昔前後狀  
啓輕重參錯用法失宜則求以振肅而抵益解體曹大坤崔遠爲先拿  
鞫定罪何如答曰不即按律行刑有此遷就苟且之說其實無非姑  
息之意然依啓李贛乃爾將當先伏軍律更議施行○傳曰李洸可即

處斬不然則當更拿鞫言于備邊司○以尹仁涵為忠清道觀察使吳  
億齡為司諫院大司諫○丁未○傳曰備邊司以國破經年為說國破  
之前先走之將與守令何不按法耶且崔遠事則出於所啓而更思之  
得無過乎雖曰別無可紀之功而然領兵勤王來守江華若晉州不救  
之罪則遠乃新及第率領交付之將以不救晉州不責巡邊使而責之  
於遠則遠不服矣恐不至於拿鞫更議施行○備邊司 啓曰李洸負  
罪莫重而前者推鞫未畢未減定配今不可直為施刑更為拿鞫定罪  
宜當李贖有不救晉州之罪既未知當初形勢之如何方對賊壘與之  
相持若拿來則呼吸之間事機可畏臣等之意姑使之貶秩戴罪以觀  
後効徐議其罪恐為無妨崔遠事情 上教允當既已罷職勿為拿問  
宜當 上從之○以豐原府院君柳成龍為議政府領議政○備邊司  
啓曰時雖草創時 御之既決不可略設假家况 闕內體貌自有當  
直之司間閣之數自至蔓延雖從儉簡費力必多臺諫之論蓋由於此  
事若稍定而糧有餘儲則雖不預為伐木自有臨時措置之路今賊尚  
未退中外空竭朝不謀夕造成之事雖非今時所為而人情未安 上  
從之○備邊司 啓曰前者侍郎提督節次移咨請以 世子前進全



慶等道策應兵糧之務回咨以 世子方患疾恙不能前進之意為辭  
矣今者侍郎至於題本奉 聖旨有都依擬行之語 東宮氣候尚未

完復勢難舉動而 聖旨如此極為悶慮今當製撰 奏本此事至重

自下不敢擅議敢 稟 答曰自外為之○自一更至五更客星在天

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體微小○戊申○司憲府 啓曰前僉知中

樞府事崔遠全羅兵使宣居怡當晉州被圍之時擁兵逃竄無意赴援

使堅城受陷忠義殲盡人皆憤惋而尚未就戮失刑甚矣同知中樞府

事李質素無才略惟事退迨晉守臨津見賊先走及赴晉州終不馳救

前後失律之罪固非一再而得免重典極為痛心此而不誅惟務姑息

則將無以振紀律而服人心請並 命依律定罪以肅軍法大臣之職

百責所萃萬民具瞻苟非其人不可冒據右議政俞泓史臣曰專事家  
業見利忘義識

者識 年紀衰耗處事顛錯曾受體察之 命只貽民弊及膺留都之寄

不體 聖意錯置乖當致有物議猶且恬然不知引退其何以表率百

僚弘濟艱難乎請 命遙差改卜賢德牙山縣監韓惟省前為守令別

無能稱身且有病勢不能堪任請 命遙差 答曰崔遠等已與備邊

司議定右相別無所失設使或有處事之小失人何能事事善處何害

馬至於不知引退為言則尤非其情右抗前後累辭而力止之矣何  
可輕適韓惟省事依啓○司諫院 啓罰一人而千萬人懲者以其用  
罰均也巡邊使李贛變生之初猥授討賊重任纔過嶺路見賊先走及  
于臨津贛為中衛將先鋒一敗恇怯却步諸軍之請援頃刻三至而終  
不赴戰至於嶺巖潰師之日挺身而走先詣 行在所有暑力戰者然  
以為脫罪之地人情之痛惋久矣而蒼黃之際無復紀律朝廷不惟不  
加之罪而仍使收用至以孟明曹沫之事責之為贛者所宜洗心竭力  
為士卒先以贖前愆之不暇而晉州圍急朝不保夕身在咫尺坐視不  
救使一城血戰之士無援就殲聞者莫不切齒今者朝廷追咎前後帥  
臣失律罪狀將次笄懲治而贛獨免焉其失刑甚矣請 命依律定罪  
前僉知中樞府事崔遠濫叨專閫身擁南兵終年海島一不討賊仁川  
圍急觀望不救嶺巖約會逗留不進緹以軍律已合就誅及往晉州之  
日雖曰率領新及第交付元帥而既赴戰所目見危急則所當忘身自  
効以報國息之萬一而終始恇怯無意入援其前後退縮之罪大矣請  
命拿鞫定罪 答曰崔遠等與備邊司議定○傳于政院曰沈佖被殺  
時尹慶元亦為被殺云慶元以王子圖出事聞命進去竟至於此雖無

其功亦可謂因國事而死也贈職似當當危難之時忘君之輩固不可盡責但軍律非如他罪係干軍律者則不可不正其罪以為後戒禹性傳為義兵將再召不至一上誣功罪狀如此而無人糾劾常懷痛憤國家危急如此而再召不至人臣之義安在此而不正其罪何以為國昔季光弼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而擁兵不朝後世罪之因性傳乎予意或貶爵然後大義明矣備邊司議啓○前兵使邊彥瑋以亡命伏誅○傳曰京畿監司沈佶危難之際憤不顧身至於為賊所殺可遣官致祭如或未葬給擲石炭葬資且恤其妻子○備邊司啓曰生進之科兼試武藝事前者臣等之意以其事係改規而恐歸無益矣頃日引對時伏承聖教蓋欲以舉一國之人皆習弓矢實是討賊復讎之至義依上教初試後會試前緩立規程試才何如答曰奉承傳○已酉○領議政柳成龍啓曰今日國事艱危固已不待臣言姑以臣之事言之至愚無似倥倥一具臣耳前者忝竊相位倉卒事變一策不措誤國之罪不可勝贖聖恩寬不誅斥至今苟容朝端於臣已辜矣豈意更辱謬眷再玷具瞻之地臣雖愚頑固將何心更為叨竊又將何顏以見百僚臣觀於古史中興之難甚於創業成敗存亡決於



置相之如何扶顛持危之才撥亂經濟之器正無有如臣者是猶知前日覆車之轍而再駕而隨之豈不殆哉朝野人情見此舉措孰不解體而臣之俯仰愧慄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又如何哉且臣自少於心氣上受病已久經年亂離積敗益甚幾死者數矣神昏精乏筋力都盡至於尋常應酬記憶亦未免顛倒遺忘夜以倚壁達曙晷以昧憊終日事到眼前全未了了以如此朽木形骸漸盡心力能料理軍國事其可近似乎此臣之既自傷悼而仰為國事未免寒心者也不然臣亦入耳當此危急之際豈以苟免自便為心而仰煩 聖聽以虛讓之說以重罪戾也哉臣情既辭蹙蹙呼籲無從萬冀 聖慈萬燭夫決亟收成命以濟國事不勝涕泣祈懇之至 荅曰勿辭更加盡心○備邊司 啓曰湖西一道在今日所係益重外調兵糧以供 天兵內為京師藩蔽方伯之任必須極擇丁允祐既以年老不合則尹仁涵衰邁甚於允祐當此艱虞之時唯務得人若勿論爵秩高下與侍從之臣則豈無可堪之人尹仁涵通差令該曹勿拘常規十分擇擬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尹慶元雖無表表可稱之事因公身死亦為可矜依 上教量宜贈職事變之後死事之臣不無其人如東萊府使宋象賢淮陽府使金鍊光

皆以身循國節義可稱未現於狀 啓故至今未蒙褒獎頗驚人情此  
外亦必有可褒之人請令該司急急查實迹一體褒贈以慰忠魂禹  
性傳被召不至律以人臣之義果不無其罪但其誣功一事其間事情  
有不然者臣成龍命元其時方在坡州東坡故頗知曲折倭賊造浮橋  
于漢江恣意出入臣等不勝痛憤催督諸將使之潛師直進斫斷浮橋  
以截往來之勢一日江水大漲賊橋蔽江而下水使丁傑先為馳報云  
所率軍人乘舟溯流方向浮橋有他軍乘漂流船隻順江以下疑為倭  
賊將發射之際其軍高聲大叫云我乃秋義軍也既以性傳馳報又至  
云使西江軍人乘夜往斫浮橋適值江漲橋毀多奪賊船而來云臣等  
以此不復致疑雖其直冒賊營快斫與否有未可知而性傳所送軍則  
明甚以此言之誣功之事恐非出於作意欺天也 九事罪律與之相稱  
然後人心有所勸懲 一毫不可差爽性傳既有承召未赴之罪難諉於  
事勢之難以此足以議罪量示貶罰亦係勸懲之大義臣等不敢他  
答曰依啓宋象賢金鍊光事予未仔細知之更察為之禹性傳事雖  
使渠軍遠往而浮橋則漂流分明而以為渠軍斫伐云非誣上乎不難  
知也雖曰如是徵召不至貶秩則依啓辭為之○捕盜七將李鑑 啓

曰兼司僕韓士立因任壽指示進告言東大門外居石手朴墨石朴成  
丁子同與石手金江貞尹順姜季斤黃時外廡末叱龍吾音同冶匠洪  
金李今會金龍等倭賊交結陵寢掘取云故捕捉推問則或平問直招或  
大槩承服捕盜廳推鞫未安敢 啓 傳曰令禁府推鞫○義禁府

啓曰罪人朴墨石等十二人已為拿囚而事係 陵寢本府不可獨為

推鞫依前例三省交坐 上從之○有政以李輅為人庸篤浮沉固位為工曹參

判李陞為弘文館副提學龜城府使尹承吉為同副承旨尹承勲為忠

清觀察使李尚信為司諫院獻納○辰時巳時日暈申時日有右珥○

司憲府 啓俞泓李賞崔遠宣居怡等事并不從○庚戌 上御便殿

謂左議政尹斗壽曰各官專不聽令卿之下去欲其彌令之意也但軍

中有功者轉報之間遲延時月未即施賞以致軍情解弛卿隨即論賞

慶州蔚山之軍勇敢倍他斬獲頗多亦須論賞使之聳動將帥以下罪

關成敗者一切以軍法從事先行後聞且湖嶺之間盜賊盛行若投入

倭賊或嘯聚為盜則不是細慮斗壽對曰歲饑民窮盜賊興起當議于

監司隨便措捕 上曰不必捕捉或招募或開諭使之斬倭贖罪為當

斗壽曰經年兵禍北道藩胡久不上采宜送綿布以慰其心穩城藩胡



癸未前後終始不叛亦宜俵給監布以固結其心又曰臣近為委官推  
鞠罪人虛實間人心搖動城中之人誰不與賊相通當此之時須以安  
靜鎮定為務不可一一繩以王法使人情疑懼以致離散之患上曰  
此言極當當另加體念但有司進告事係陵寢不可置而不問上  
曰雖有薦舉之法而有同文具何以則守令得其人乎斗壽對曰薦舉  
例循請囑而犯賊則又無論死者今當申飭該曹一徇公道而又別作  
一冊子錄其姓名如唐玄宗書諸屏上以觀其能否如或非人并罪其  
舉主則庶有懲畏之理而守令得其人矣○領議政柳成龍 啓曰

東宮前進事與宰臣反覆商議則無善處之策大槩經略從前再三移  
咨督促此則猶可以疾病為解今則 聖旨已下經略承兵部行文咨  
諭言辭甚峻至欲等待回報更為具題連遣撥丁及本國通事陪臣相  
繼督促茲事必不但已萬一處置未盡而中朝以方命不行或有叅奏  
之事則將何以自解於天朝必有噬臍無及之患極為憫迫諸臣之  
意或以為東宮雖興疾而前進忠清中道駐劄以承 聖旨為當或  
以為雖不得直進湖西而姑為進發還到京城以示欽奉 聖旨不敢  
寧居之意而徐觀氣候別為進退為當或云證熟既如此當更以病重

難進回荅云而此議則只數人今當酌量 東宮氣候可堪登途與否  
以為處置而此則非外間所可知惟在 上裁 荅曰東宮以咽喉  
證去二十五日受鍼玄非但證勢如此元氣已弱當此冬月子不忍於  
南遣頃見咨文只自涕泣而已然國事至此何計死生東宮雖下去未  
經事難以發彌施令子雖在此別無所為竊願子代世子南下駐劄於  
全州近處策應諸事仍觀一路形勢鎮撫湖民觀勢還來議啓○以禹  
性傳貶秩承傳曰此是降資之罪耶削職

野蘭如春華白曰天長地久之草也

全州出草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

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

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

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

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

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一名天長地久草



十一月朔辛亥 上在貞陵洞行宮○王世子在海州 傳曰頃者子

嘗感冒今已向差 獻泰陵為賊所犯 康陵亦不可不展謁令禮曹

議啓○領議政柳成龍 啓曰伏承 聖教極為懇惻臣等聚首感涕

不知所云今日事勢之難至於如此雖反覆商議兩無便宜之策或以

為 東宮既不得行則 大駕親臨策應俾 天朝曉然知 東宮之

不能前進不出於推托為當此議則只數人其他羣議則以為南方物

力已竭一路郡邑守令以下方奔走於 天兵供頓之役若 大駕南

下則雖簡其扈從而供億之繁亦難堪支不獨此也京城人民時方稍

稍還集 車駕若又出城則已聚子遺之民無所依庇必益渙散此外

事勢難便者非一 東宮當初以病不能前進之狀如早為通情明白

咨報以解經略之疑則事勢不至於此而只緣始不分明開報有若托

辭故輾轉相激益至難處今當答之曰年前事變搶攘之際已令 世

子召募四方由平壤至寧邊由寧邊至伊川暴露於江原黃海平安數千里

之遠日不暇給何獨於今日以前進全廢為難而敢為自便之計以重罪

戾乎由其亂離奔遑積傷霧露疾病非輕今既累月未見差復以此當

職還都之日亦不能力疾相隨猶在海州事勢之悶迫可知而今承欽奉

聖旨惶恐頓越俟 世子疾患少可即離海州十寸前進若病勢久不見  
愈則當撤欲親往忠全兩道之境督調兵糧為計云而 東宮氣候少安  
則乘未甚寒凍之前漸次前進入都以示欽遵 聖旨之意則經略之  
疑恐或少解而其於事理亦似少安敢稟 荅曰經略之為人子粗知  
之亦見其外貌大槩易怒之人似險者也此事至於奉 聖旨萬一發  
怒則不可說也各各獻議書啓○備邊司 啓曰兵亂之後重以飢饉  
疾疫千里之內無復人烟不過數月生類將盡常時各官民戶貢物  
進上名目多端今於草創之際凡百 祭享以至供上等事一切從簡  
比舊只存十分之二三戶曹急急通融商量實用之數撙節裁定又於  
郡邑察其焚蕩最甚及稍完處可減者減之可存者存之明白知委使  
人民曉然知之然後貪官猾吏及各司下人等不敢中間刀磔作弊前  
在海州至於 教書下諭而今既歲暮民間尚未知蠲減仍存之數請  
令該曹數日內急速磨鍊如京畿則全減其他道則量宜裁減宜當此  
非常時貢物詳定之比只取今年所納損其應用之外而已捧承 傳  
施行何如 荅曰依啓○日有食之自昧爽至巳時四方沉霧○諫院  
啓曰李賡崔遠樞恟驚劣最在人下而濫授討賊重任擁兵逗留終始

退縮遇賊而走。士卒信屢犯債師之律。尚稽戮社之典。今以議刑固已晚矣。廷論曲貳。至以可代無人為說。欲得善走之將。何患無人。人心日益懈。軍法不復振。將此樣子一向姑息前頭之事。有不可為矣。請李賞亟命依律處斷。崔遠拿鞫定罪。答曰。已與備邊司議定。不可從。

○司憲府 啓曰。李賞崔遠宣居怡等前後失律之罪。固難枚舉。而至於晉城圍急。請援相望。猶且無意於赴敵擁兵先遁。終使堅城受陷。忠義盡殲。而尚免重典。得保首領物情之憤惋。以矣。當初元帥不即按法。可謂失刑之甚。而廟議寬貳。務從末減。自上年以來。後效之議固非一再而未見。有一將洗心自效。以贖前愆。今著因循姑息。不為振肅之舉。則將何以懲勵將士。使之忘身赴敵乎。請命依律定罪。前 啓俞

泓事 答曰。右相別無所失。當此艱危之時。大臣不可輕適。李賞等已為議定。○壬子 傳曰。今日我國人人苟一息尚存。當以習武討賊為事。况宗室之志乎。年少宗室抄擇使之。日日習射。善習馳馬。論賞勸獎。事言于兵曹。○賓廳大臣及二品以上收議入 啓 答曰。帝命既下。更不可以言辭為解。顛沛死生。皆不暇計。雖使子貢措語。若不往則非義也。此予所以寧欲自往之意也。今日之計。只在予與世子中速往。



而已此外無議予往乎世子往乎只此條更議以啓○領議政柳成龍  
啓曰伏承 聖教臣等不勝憫迫之至 大駕前進事則非徒 聖

有所不及以事勢言之

世子進駐撫軍而自

上留駐舊都以固邦

本於理為順只未知

東宮證勢可堪登途與否以是為憫耳臣德馨

天質粹長才器風成且以文雅見推流輩

冒聞提督在安州言於鄭昌衍曰經略必欲

世

子南行本國姑當順其意答之而往彼措處事自當隨勢為之云此言  
亦恐觸忤經略之意益致難處而然也今以 世子雖有疾病自海州

力疾前進之言答之而

世子似當從速還京觀勢漸圖前進宜當

上從之○委官柳成龍 啓曰白雲起倭賊相結 宣泰兩陵同謀犯

掘之狀已盡承服大罪之人不可頃刻容留決案取招照律施行何如

上從之○以李憲國為司憲府大司憲○東宮南下事二品以上收

議臣戎龍議今日之勢撫輯京輔以固根本經理東南以禦賊患 車

駕纔還京都根本未固勢不可輕下南方故臣昨日與宰臣終日商議

未得善策只以云云之說議 啓而亦未知合宜與否且未知前頭經

略所處如何雖切憂憫而此外他無長策准在 聖裁臣崐壽臣應南

臣憲國臣德馨議臣等之意觀 東宮證勢奉入京城漸候痊可前進

湖西地方執以為解恐為便益伏惟 上裁臣命元議臣之愚意 東

宮之進到京城量其證勢前往公州等地者似不可已自 上若或親

行則 東宮之初非托病庶幾可明而非徒事有重難決不可為豈可

以 上教代往之意使聞於 東宮乎臣李增議觀 東宮證勢如何

乘日候不甚寒沍斷自 聖衷集群議量處似當臣恒福議 東宮既

難前進而 天將已捧 聖旨今之事勢不容但已 大駕自行之教

蓋出於不得已也今不敢更有他議伏惟 上裁臣忠諫議當此 國

家艱危之日 東宮任監軍之責以盡幹蠱之職固其宜也况 聖旨

一下是 帝命也豈有 帝命而不思遵依則無彌令三軍亦無以接

待 天將大義至嚴不可以他故雜議於其間但 東宮方在疾患不

堪登途而經略諸公反以托疾為疑前者有在海州則可以調病而在

全慶則不可調病乎之語此等意見難以口舌解惑極為憫慮若自

上自為前進則可以解前日之疑而其於欽奉 聖旨亦無所歉今宜

以 大駕前進之意定日移咨其間 東宮氣候如或小差力疾前進

伏惟 聖裁○承文院 啓曰近日辭命之重倍於平時咨文揭帖逐

日填委至於奏本則上達 天聽解紛達情專在於此其重尤甚能文

之人同議抄 啓俾專述作以重辭命 上從之抄啓製述文官申

光弼李魯鄭經世申欽黃慎李廷龜李竣安大進李春英柳夢寅○諫

院連 啓李贛等依律宐罪事 上不從○癸丑○諫院連 啓俞泓事

啓曰右議政別無所失當此艱虞之日大臣豈可論遊乎累 啓不允

○平市提調柳永吉性險邪剛懷知事權奸誣害忠良啓曰遭罹變故

盜寇彌年治兵之暇固宜恤民况又都城殘破市肆皆空前日坐市之

商死亡流移百無一二雖曰出市都聚於鍾樓一處所賣者只酒餅魚

菜艱難連命出去相續所當急急慰撫以圖安集而近者貿券數無

計責納使令追呼督促人情甚於平昔歛怨實多極為未安請 下教

該曹別樣處置隨便費用今後一切勿侵市民何如 上從之○政院

啓曰東宮前進事已為 允下在彼大臣處下書乎取稟 傳曰依啓

仍 傳曰東宮陪侍內官一人進去自外亦無陪侍之人乎問 啓○

傳于政院曰東宮上來海州內殿侍衛各別嚴謹事下書于右相○

申時雙虹見於東方○憲府連 啓俞泓事不從○甲寅○司憲府

啓曰賞以酬勞爵以勸功自軍興以後有功於戰陣者自有前後輕重

之不同而輕而後者或受爵賞重而先者尚未蒙錄間有請囑奸濫之



豈君父朋與將士解體將無以激勵一世訶滅殘賊國家之事豈不寒  
心儲邊司以錄功日月先後次第施行下送各道則賞不留時必無紛  
紜來訴之弊請 命堂上一負專察其事郎廳數負文官中擇授以任

評無遲滯雜亂之患

答曰依啓○乙卯○巳時

上御便殿謂大臣

等曰卿等各言所懷沈忠謙對曰近觀國勢漸就危迫如久病彌留元  
氣萎弱若不投以瞑眩之藥日漸焦槁終至於不可救矣大臣旣已下  
去急以此意通于經略合勢進擊決一死戰可也兩湖物力一戰則猶  
或可支若持久則勢難支吾矣 上曰中原旣已講和總兵豈肯擊之  
必須上達于朝廷而又使經略提督回心然後可擊柳成龍曰前聞總  
兵之言似有進擊之意且見石尚書通經略書有便宜從事之語此意  
下書于左相與總兵秘密議定相議進戰為當同和中樞府事朴晉  
曰清河縣監鄭應聖與興海郡守崔輔臣終始堅守故民皆耕穫至今  
保存其功不小而未知賞職幾何延日縣監洪昌世與李守一軍功相  
等而守一已陞堂上昌世則尚未蒙賞似為冤悶梁山郡守遼愛龍親  
自突擊手斬七級分遣軍官龍堂賊船盡為焚蕩而功不如愛龍者反  
居其上似有冤悶之意 上曰功高而賞小或未蒙賞者卿一一言之

晉對曰慶州崔文炳把截慈仁縣守護國殺自四月至八月拒守不退  
青松府使鄭慎與韓仁溥竭力守城多助軍糧義城縣令李汝溫亦能  
接濟軍糧其功可嘉 上曰權應銖卿之部下人其人能將乎晉曰處  
事顛倒不受軍卒成龍曰過為誅殺故人心不附然不能掩水川之功  
矣鄭大任誠心討賊其功與應銖無異 上曰鄭大任何如人成龍曰  
臣見其人可堪為將自言我不解文不可為牧民之官若定將下送令  
自當一隊則可以討賊云其志可尚且水川之功歸美於應銖而渠則  
口不言功 上曰何官對曰醴泉郡守也 上曰依願為當晉曰鄭起  
龍接戰時下馬斬賊旋即上馬此事甚難趙儼幾為賊所殺賴起龍得  
免 上曰古者或拔用於行伍之中如起龍者不當置於判官成龍曰  
起龍年少有才略且長於牧民接待 天將極盡其誠至親自刈草尚  
州人皆曰判官可陞牧使而判官不必出也如此之人今所罕見晉曰  
以常人言之蔚山白丁張五石私奴金善進等皆力戰有功 上曰如  
此之人必須除職可以聳動晉曰慶州李克福定虜衛崔奉天興海李  
致朴應聖等當變初道無將主親自領軍力戰有功而皆為賊所害  
上命法書詳書姓名忠謙曰我國法令旋立旋廢雖似未安如庶人看

帽事人情皆以為非便 聖意雖欲一依華制或有假稱唐兵中路作

賊之弊義州則服色混淆不無奸細之事矣 上曰予意庶人看小帽

禁軍著種笠則赴戰似為簡便而書吏則大典各有所著之物人人皆

挾竹機逢雨輒著可也唐將見之每為嘲笑改之何妨 啓訖以次退

○一更東方有火氣○憲府連 啓俞泓事 答曰右相乃動舊股眈

眈謂云云事大臣何能親自出入實是郎官所為或為下人所瞞不過

如此而已今初還舊國先默休戚是同之相恐非事體予不為也宜止之

諫院連 啓俞泓事 答曰荅府同○備邊司 啓曰軍功一事自變

生之後以及今日中外人情皆以不均稽滯為言請司堂上中別出軍

功磨鍊次知一負又以郎廳一人專委其事查考諸將上功狀 啓各

為別軸以日月先後次第成軸分類無遺騰出於冊子凡所斬獲及已

受賞未受賞者皆於名下懸錄劃印施行分送各陣使之散給其隨後

有功者亦因前授之職而次次陞授毋得遲延淹滯皆於 啓本陪持

人還去之時付送不出三日事定為恒規施行且軍功授職陞授免賤

免役等事當有畫一之規今後一從所定勿使前後參差以杜僥倖之

路 上從之○丙辰○巳時 上接見遊擊胡尚忠於南別宮○憲府



啓曰高靈縣監郭天成貪鄙無狀每八納所徵米太租三十餘斛托以官糴據定督納如菜果之物亦稱天將支供而科歛多至二十餘種

子遺之民不堪怨苦將至流散非但此也駱察將自居昌向高靈時厭

憚支待逃避山谷請

命拿鞠治罪臣等伏見尹承勳

政尚苛刻用刑殘酷少作其害

至賦必報

書

啓前咸陽郡守李覺領來軍糧被偷於人者多至數百石欲

充無面之數別造小斛容入十三斗分給唐兵唐兵知之搜覓舊斛大

小果爲懸殊至訴

天將因此發怒請

命拿鞠定罪

上從之○諫

院啓曰前咸陽郡守李覺爲人庸鄙曾在本郡多有不謹之說至於

運糧之際多數被偷於下輩欲免罪責巧作小斛減殺俵給以致天

將之怒請

命拿鞠京畿水使李籟慶生之初偷出軍糧貿易物貨

退之後置其家屬於京中載駭絡繹多放水軍徵索價米分送軍官於

列邑囚禁一族督責甚急怨呼盈路請命先罷後推結城縣監蔡弘

禮癡騃無識不辨菽麥調兵役民之際爲吏所眩茫不知爲何事洪川

縣監崔統居官不謹徵斂無藝請并罷職啓曰李覺依啓守令等如

此時豈可數違乎不允再

啓依允○傳于政院曰日氣初寒飢民

必至凍死地排空石若薄則加給七字若小則加造更加檢舉使飢

民不至凍死之意言于賑恤使○丁巳○傳曰近日上疏者多陳屯田之策未知其利害而但如果為之則必須及今措置然後明春可及播種不耕何獲農事不可緩也凡勸農事各別措置其屯田似難則前日傳教給民并作便否并議施行言于備邊司且前日場馬捉出戰用事啓之捉出則必須此時為之農時則不可為也令備邊司議處○備邊司啓曰設險事經略累次移咨故節次遣工曹等官往委料理雖其人力殫竭難可遽議設築而如有可設之處則亦當觀勢隨便以為防備之計經略咨文則只舉大丘仁同矣如右道三嘉山城最係要害邑氏亦皆願築此亦更為知委使之有成此外高靈山城陝川冶鑪山城伽耶山金山山城安陰等處山城皆為絕險而左道公山正當大丘清道之會地勢極險故前年倭賊充斥於山下而避亂之人多在絕頂賊兵終不得上民多賴此全活此亦似當并為料理但其處人民飢餓流離驅之於畚築之役難出於生道而人心怨咨似或難成如令義僧將弘靖率其軍若干備一月糧漸次修築而助以本處之民則不無有成之理但遠處之事難以遠度大臣既已下去自當觀勢便否而處置得宜然以此意下書察其道內人情及形勢緩急不計日時遲速從容

處之何如 答曰依啓○戊午○傳曰張都司既承 帝命以來則鄰

迎不可不為此意大臣及禮官速為議定○憲府 啓曰李棟俞大述

罪犯贓污推事未畢遽 命削職放迭有若尋常犯罪之人物情極為

駭愕請 命更鞫定罪 答曰不須更鞫○以李齊閔為司諫院大司

諫尹洄為正言柳拱辰為弘文館副應教朴東賢為校理○己未○諫

院連 啓俞泓事京畿水使李蘋以公論見罷而備邊司即請仍任事

甚苟且請 收仍任之命今日張都司入來時弘濟院帳幕鋪陳專不

排設以致露立易服都監次知郎廳請 命罷職 答曰右相不可遽

李蘋以備邊司啓辭仍任不久都監依啓史臣曰俞泓之不稱其位獨人所共知臺官之論其亦晚

矣而尚據鼎軸未允銷免國亂思良之義安在○卯時 上出迎張都司於慕華館都司名三畏宋應昌

所差遣以欽傳 聖諭者也○上先入南別宮張都司繼至手持宣諭一帖上殿立於

東壁 上山幕次行四拜禮又上殿跪都司進展其帖略曰近因倭奴

以據朝鮮擄掠甚衆一時愚民被賫偷生情實可憫若不及今撫諭安

集則朝鮮之憂政未歇也留兵協守已非長策而該國君臣又不仰體

德意為倭奴驅民我即留兵終歸無益特請 天語嚴勅移文宋經略

轉行都司前往王京回諭 國王及陪臣宣布 朝廷恩德被賫之民



盡給免死帖勿得妄行殺戮如該國君臣仍前昏迷有違 明旨誠為

自棄其國有辜再造之恩竊謂威福出自 朝廷予奪仰從 宸斷議

行處置以安國人以保藩服亦定難扶傾之要機也

皇朝之為我國慮至矣盡矣而我國

之人奉承 思命尚味自強之道前後峻責 恬不為動不悟迷途備踵前車可勝歎哉 上俯伏叩頭下殿行四拜

禮仍請都司俱至殿上行兩拜作揖都司請答拜 上曰不敢當都司

強之遂行答拜 上曰大人為小邦多勞貴體不勝感激一啓蕩敗支

待亦不如意極為惶恐都司曰不然豈有簡慢之事 上曰小邦臣民

蒙宋李兩大人之德至今未忘兩大人平安否都司曰兩大人皆在遼

東得平安矣但釜山之賊尚未退去以此痛憤 上請行茶禮又行酒

禮都司曰前在義州有一進士言賊在西生浦以待 天朝約束云今

來見黃璫細聞倭賊尚盛豈知四搶至此極也 上曰寡人未知朝廷

命令敢問欲進擊乎都司曰尹判書根壽已知之尚不馳啓乎見此啓

則可知調兵運糧之事矣 上曰陪臣雖往尚無此落小邦悶迫都司

曰見朝報則有調兵運糧之事矣 上曰聞朝廷准貢云然耶都司曰

渠若求貢則必持闕白表文而來矣今為費貢何以許之 上曰小邦

悶迫之事不可以言語相通整成揭帖以呈都司曰領兵之官例不直

報俺非領兵何事不言乎又曰經理咨請光海君及大臣前去全慶道  
未知進去否也 上曰左議政尹斗壽已於前月下去光海君病雖未  
愈近將下往矣都司曰此極好 上請陪臣行酒領議政柳成龍等入  
行酒禮 上曰日氣甚寒情亦未盡請更行酒都司曰 國王之情俺  
刻在心上然酒量則已盡請止 上曰不勝缺然都司曰依命更飲一  
爵 上請呈禮單都司曰來見平壤凋殘已甚又到王京不勝酸悲况  
俺乃遼陽之人只隔一水有同一國之人前到開城業已受之今不敢  
承命 上曰禮不可廢都司受之送銀兩令分給工人 上曰皇恩罔  
極而大人周旋扶持小邦之意臣民孰不感激都司曰何功之有因辭  
去 上欲行拜禮都司曰行揖為可乃罷○夜自一更至四更流星在  
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體漸小○庚申○巳時 上御便殿引見  
大臣領府事沈守慶領議政柳成龍左承旨張雲翼注書洪運待教沈  
忻檢閱朴東善入侍 上曰予有悶迫之事內禪事前已盡言更無可  
言予非忘而不言近以張都司出來不可不接待拜 陵亦不可不盡  
為故未果言之雖十年相持不可不為故今日親招言之卿等平心思  
之即為施行沈守慶進曰此事前者累次 傳教而今日傳 教之意

則臣未之思也 上曰張都司適來故欲告之守慶曰 拜陵時未盡  
為賊亦未退此豈遐遜之時臣在海州時亦達此意封世子時未奏請  
而遽下傳位之 故極為未安 上曰予退則賊退矣不必封世子徐  
為之守慶曰自 祖宗朝亦無此規 上曰 祖宗朝舊規不必遵守  
自古未封世子前豈無傳位之事乎柳成龍曰小臣自前年七月以後  
在外遠未聞知八海州累度 傳教此實莫大之事當此國事艱危之  
時 君臣上下勦力措置使賊退去若或 聖體愆和則猶可為此計  
也而艱難補綴之時豈為如此極重之事乎近日久絕此 教朝廷皆  
待安心只以不察職為慮今承 傳教極為未安 上以一小紙視之  
曰欲以此書呈張都司不可不言于大臣見後予當親書以呈守慶曰  
自 上雖欲呈張都司都司非天使呈之未安成龍曰都司乃管糧官  
非天使也不可聽此言國事至重更加三思 上曰不論他事但氣力  
難支形體待存此事不可不為 天使來此預言可也成龍曰此時此  
事臣未之思也國事尚未成形此何等命令而如此為之乎 上曰今  
日不為明日為之今月不為來月為之如水必東不得為前已言之  
知等不信聽乎內官在此亦知之矣予以毛毳身雖不至於顛仆而半



身不運眼不察物耳不聽言謫令顛倒言語錯亂一日機務極煩尤不可支吾承旨在此豈不知之乎無他意但當速退而已張雲翼曰此時願養 聖體雖重恢復為九重國家恢復後為之可也 上曰承旨勿言成龍曰都司乃宋侍郎所遣之人豈可言此事乎 上曰即為舉行可也如此後世子南下為當子雖迷劣豈不知之成龍曰自 上在此而世子南下似為便當 上曰予則一日為急成龍曰當此艱難之際大臣擔當國事而尹斗壽南下臣獨當此夜以繼朝罔知攸為每欲辭退而不得須擇他人為相可也今又承此 傳教尤不知所為 上曰此事非卿入相後言之在定州時言之天亦知之守慶曰今年己盡賊勢雖不可必而徐觀國勢恢復後為之未為不可 上曰予在則賊在予退則賊退成龍曰如此 傳教羣下未能知之孰不震懼國家一脉僅存 宗社初復此時所當激勵收拾而退托如此極為憂悶仍泣曰小臣不幸在大臣之後承此 傳教罔知所為守慶亦泣曰臣老病已極所當退去而仍在又承此 教極為憫迫成龍曰今日之勢如乘舟入海卒遇風波舟楫將沉而臣在相位又承此 教欲死不得羣臣如有怠慢凡事莫治則某事某不能為之所當隨事責之不必如此 下

未安之教也 上曰自古安有以有司怠慢之故而退遜者乎以病

不能堪今若仍在如前禍亂不無更逢之理此後則 皇朝雖罪予豈

可追乎成龍曰經略於咨奏中有不行其言之意故不得已大臣下去

矣 東宮亦將下去而日寒如此恐有中路狼狽之患只以此為憂慮

不意又有此 傳教矣 上曰此事不可但已亦不可相持予一遣當

告于 天使一遣禪禮諸事措備可也 不可徒以言語而已一日仍在

貽一日之憂如水必東必為之後已一舉足之間予豈忘之 成龍曰國事

何以為之乎 上曰子退則國事當好矣守慶曰非今明可為之事拜

陵亦未盡為徐為之可也 上曰子則一刻為急今當拜 陵故預言

于卿等爾予乃藩臣不論 詔使勅使而 皇帝差來人慶言之有何

不便守慶曰所當奏聞不須告于張都司小臣意 封世子後傳位極

為穩當更加 三思但聞 聖體不平云可以調理為之 上曰傷寒

證猶可調理自古心病豈可調理守慶曰雖一二月亦可調理為之非

必於今年內為之為不為間非可通於張都司也與 天使接話間以

病言之猶可也以文書示之非必當為也 啟訖以次退 史臣曰二百年

之葬至 殿下身輕棄播越幸賴天之靈 雖能復舊物廷舊都而 殿

下之痛自刻責為如何哉傳禪之教出自 肝膈為大臣者所當體 上

至意遂立倦動是亦一道也况春官仁譽谷於輿塗水命即林少靈  
天人之心有何不可而無一人定策從順使數下善意終歸虛地其  
可謂靈乎○憲府前 啓李堦俞大述更鞠定罪事捕盜廳軍官全漢洙

陵寢堀取同謀人朴未叱金逢授致令逃躲請全漢洙速 命拿鞠

啓曰并依 啓○諫院前 啓水使李蘋右相俞泓事 啓曰并不允

○以李德馨為兼藝文提學金功為大司諫李德悅為掌公洪遵為注

書德馨年少拔擢才藝出人而○夜一更密雲自二更至四更客星在

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十許形體微少○辛酉○兵曹判書李恒福 啓

曰 行朝草創事多權宜百司庶政事無大小皆萃於備邊司故臣以

本職兼帶備邊司有司之任還都以後六曹之官各治其任而其中兵

戶兩曹尤為務劇臣與參判沈忠謙皆兼有司之任本曹之事常無主

管極為憫慮近觀六曹長官兼帶備邊司者齊會于司稟議大政仍歸

本曹專管本曹之事故有端緒而臣以有司之故常仕於備邊司或往

本曹或參試射東奔西走雖似勤苦於彼於此皆不專一近日本曹之

事日漸繁劇而力未暇及若適臣有司之任只以例兼堂上隨參稟議

則似為便當不得不稟 傳曰今備邊司議處○夜一更至四更密雲

客星不得看審○壬戌○上教柳成龍曰鳥斂者天下之神器也第其



藏藥子易而若或絕縛則已為敵矣所斃矣予為此慮偶作此銃一人手放一人截藥更出迭入其丸無窮但草創制度不巧今送于卿幸備

一吐自古中興之主必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為急不徒區區於器械

本末之道者乎况威天下不以兵革今日務置不在此而為大臣者阿意承順無一言可勝痛哭

○都元帥權慄馳啓大槩慶州安康縣賊兵突入 天兵二百二十餘人死亡云云備邊

司 啓曰安康賊勢極為可駭 天兵之死多至二百餘人我軍動靜

亦不得聞尤為悶慮請宣傳官一人急速馳送詳察軍前事情兩來何

如 啓曰宣傳官中有心計人擇遣○備邊司 啓曰伏見都元帥權

慄巡察使韓孝純等狀 啓則本月初二日賊自蔚山長驅初三日焚

蕩於安康地府城內人民四散兵使府尹 不知去處極為駭愕安康

在慶州永川之間自永川由安康方到慶州賊兵深入其勢猖獗似甚

於前日已為可慮慶州近處駐兵諸將有兵使高彥伯別將權應銖府

尹朴毅長助防將洪季男等皆聚慶州所當擇其要害連兵把截宜多置

體探贈望先知賊之動靜而嚴兵待變俾無蹉跌可也而無一人來報

賊勢獨洪季男狼狽進而所率之兵只七十餘名大抵近日諸將及

守公日益解弛賊至則以奔避為上策賊去則以隱蔽為良謀無有一

人敢當大勢之賊以圖收復請以此意 下書切責諸將而所率軍兵  
多少把截形止亦令 都元帥開錄馳報且義城縣令鄭希玄因金廡  
瑞分付徃守于密陽密陽乃是直路其為緊急似不如東路之甚然遠  
處形勢遙度為難亦令都元帥十分詳察約束俾無後悔事并 下書  
上從之○傳曰東宮如彼不平予與當身極以為憫令備邊司更為議  
啓備邊司 啓曰 東宮氣候尚未平復臣等聞之亦極憫慮惟當更  
觀證勢徐徐進發為宜 答曰知道世子南下則嬪亦隨之如何議啓  
○備邊司 啓曰慶州等處倭賊衝突邊報緊急權慄韓孝純狀 啓  
送于接伴使呈張都司使知賊勢為當且軍餉缺乏日以益甚脫有新  
兵出來則尤無繼給之路只有請粟 天朝一策而上本似為煩瀆移  
咨經理或恐無妨將此兩端使接伴使問議于張都司何如 上從之  
○備邊司 啓曰伏見左議政尹斗壽狀 啓富民與商賈買賣鎗器  
木綿積如丘山而募納軍糧則吝惜不出尋常救荒之時亦有私債之  
封今依此例摘奸知數即給告身隨所納不靳事檢察使及調度 御  
史云目今存亡決於糧之有無雖有弊端有不暇計且大臣受命如此  
之事不必稟施一切便宜從事之意回論於左相何如 上從之○諫

院 啓曰副護軍尹港前為江華府使時倉庫之物公然偷出買得水

田七八石地於府地前據威縣令閔鵬瑞亦偷官穀買家境內請 命

拿鞠各司上直法令甚嚴米糶之地尤不可闕內膳寺官負專不守直

諺掌之物多數被偷請 命罷職 答曰并依啓○夜四更月光明盛

客星不得看候○癸亥○憲府 啓曰經亂之後不擇守令至如軍功

驟陞者只以侵漁為事列邑皆然而其中尤甚之人不可不痛治安山

郡守甲晟剝割無厭多率衙眷官屬里民無不怨咨請 命罷職 上

從之○備邊司 啓曰 東官南下之後任 駕無定處 嬪宮隨行

事勢非便徐議處之恐或無妨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伏見尹斗

壽狀 啓湖嶺之間賊徒興起殺戮焚蕩肆行無忌云緝捕之策一依

狀 啓施行但失業窮民相聚為盜情實可矜當無示撫綏之意事并

論于左相使之宣布何如 上從之○賑恤使 啓曰臣於本月十五

日馳往南場則道路飢民連訴曰粥如水和以糠粃雜物云云見其餘

粥果如所訴在庭未及受饋者亦一時稱冤即打他粥以饋之其日下

穀不為不多而奈奉金天柱任便不見全被偷竊判官李齊容常時不

勤檢舉請并推考治罪 上從之○張都司接伴使金晬 啓曰臣將

勤檢舉請并推考治罪 上從之○張都司接伴使金晬 啓曰臣將



韓孝純狀 啟呈示張都司仍稟請粟之事 都司曰唐兵死傷大駭

聞之我當呈稟帖于經略衙門也請稟事經略及我處速為移咨則我

當轉報上司云矣○夜自一更至四更月光明盛客星不得看候○甲

子○備邊司 啟曰賊勢尚熾兵革不解如有 天兵更出則糧餉措

備極為憫慮壬辰貢物專委作米而今聞兩湖及黃海平安道幾盡作

米年前已用於軍餉云今則只有癸巳條作米一策而其數不敷不能

補其萬一諸各司所納貢物極為繁夥自 上方削衣貶食務裕軍餉

至於祀享大事亦皆停廢各司貢獻不必如此之多本司與戶曹商議

務要停當 上從之○夜自一更至四更密雲客星不得看候○乙丑

○奏請使崔岔 字立之以又 藝為於世 落曰古者大夫使於境外受命不受辭

將以專對也今臣代匱奉使所受之 命則奏本在焉而 朝廷或有

發問之端或不准所請出於不可先定者則臣不得無稟而行臣竊見

奏草中有乞勅臨戎將官協同小邦兵力亟行進勦一欵夫留兵一

萬六千誠不足以獨當今日之賊勢劉總兵咨要我國調兵具糧及欲

元老三曹進前措置如是者不一而足顯有協同有為之志如其心不

過以萬六千留為塞責者則不應責人國至此顧我國事事不快依例

至如都元帥權慄對總兵說可集諸道軍四萬者迄今無其實以我不  
能協助如此官軍雖欲舉事者勢不能而遙責乞勅若在我所當為已  
完獨有所不滿於官軍可為不為者然設或因此 上有譴訶下有分  
疏則我國之事豈不寒心乎就如禮兵部問臣以官軍不戰之故則恐  
臣亦無辭以對也臣所大段未安者此已竊意 皇上因覽奏本詳照  
賊勢或不無再動大兵之舉措而我國更無餘力可以支餽大兵似不  
得不因以請糧不特此也兵來却擾害子遺之民愈多愈不可堪糧至  
於運致戰守之所雖多何益焉即許兵許之後似亦不得無從長條請  
而此非預受 戒命則恐臣無以自竭於辭也抑雖毋因兵請糧而為  
國家今日計似應觀勢告飢臣不敢知如何也鄭崐壽言曾於奉使時  
兵部石尚書見說陪臣亦得自為題請而緣無印信不得具奏云此等  
便宜伏候 下大臣商議指授臣惶恐敢 啓 傳曰依啓○備邊司  
啓曰伏見崔豈 啓辭欲以謝 恩告急各成別奏不無意見  
但前於黃璉之行既將三都八路已為收復 王子陪臣亦得放回及  
留兵防守等事實奏陳謝專差前赴所未及者只月銀一事而已將已  
謝三事只添月銀一款而別成謝奏似涉重複故前者與尹斗壽相議

謝 恩告急合成一奏則四款陳謝之意先入於起頭措辭之間而後以賊勢復熾不可不勦却之意繼之似當故如是製完矣大抵今日之勢非進勦則賊不歸若如奏草所稱乞勦臨戎將官相機進勦云則不無反致劉綎之嗔恚今宜云觀此賊勢萬無不勦自歸之理留兵萬餘難以敵衆欲更請新兵而小邦民窮財竭糧餉接濟極為憫迫欲并兵糧而前者 賜過銀糧其數已多不敢干冒再請悶默拊心而已云則并請兵糧之意在於不言之中恐或無妨且經略只令陳謝而奏中并及賊勢非經略本意必有難達之患今送一咨云貴部渡江之後賊勢再熾拒敵 天兵將有長驅之志小邦事勢極為憫迫不得不告急于天朝云則經略亦以為然此非飾辭之比也崔豈處印信給送事外國陪臣上本於 皇上似涉僭越自前如有籲憫之事則上書於禮部例也印信似無所用矣敢 啓 答曰依啓○漢城府 啓曰近日飢民日衆畿甸之民聞京城設賑場提携老弱爭來就食江原道初面飢民亦有來者明春則外方飢民勢將流入於京城而秋間本府遣郎廳輸忠清雜穀一千餘石今既垂盡餘存不過旬日之用若不及今措置而飢民聚集之後無穀可賑則必至立而視其死是虛設賑場誘致於死



地也大槩以今時聚集之數計之自今至明年五月米四千餘石則可  
以支用矣請令戶曹預先措置黃海道益黃角各千餘石別擇郎官一  
人急急下送催併運到以為補用之資且繼粟之策不可不多般措畫  
空名告身郎廳處優給使之隨便募粟何如 傳曰其餘事依啓郎廳  
屢空名告身給送事似難○夜一更至三更月光明盛四更密雲客星  
不得看候○丙寅○上詣南別宮接見張都司行上馬宴○接伴使判  
中樞府事尹根壽馳 啓曰經略呼臣語之曰我方待侂國 君臣改  
道更新勦力振起如操練兵馬修築險隘造作軍器聚積芻糧四件事  
一一舉行回報於我然後我當憑據覆題 皇上必下溫旨而慰諭之  
侂國 君臣居高位享富貴不以愛民禦敵為念置國家於相忘之地  
則我亦無如之何并留兵撤還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侂國能知此意  
能行此事則 國王春秋尚疆自今足以為賢王又何難焉倭賊之來  
非倭自來侂國 君臣必有勾引之故丙 聖天子姑置不問猶嘉侂  
國二百年事大之誠動天下之兵糜百萬之金 命我文武大臣萬里  
采援此真 聖天子也我與提督體 上德意能使倭賊畏威服恩遠  
道海上仍乞封王許貢願為之臣賊之盡數歸巢指日可待厥後之事

非佞國所宜憂念者乎且佞國順倭之人在海上者數萬此皆偷生苟活其情可哀也佞國務要招撫愛養如父母之於赤子則彼之愛上亦如赤子之於父母矣否則倭退之後留兵將撤必且勾引暴客而來佞國君臣再到義州將無置身之地且親賢臣斥奸佞乃今日之急務又我在此時能分別進退之則何憂乎國之不洽國王不能自行則我當處置奉天子之明命何為而不得為國王猶可以參奏其在陪臣以下我當差人拿致重者斬輕者細打皇上亦慮及此使劉貞外往諭德意因責振起負外有疾都司代往使王得以因此而改過更新即先將兵馬發送劉綎操練者幾萬修築險隘者幾處聚積芻糧者幾何逐一開錄咨報前來我亦差人到劉綎處驗其真實然後據此覆題贊國王之賢德聖天子必下溫旨若不依我言則我將不管佞國事佞國君臣不知其可畏乎勉之勉之云觀經略辭章甚嚴略不假借若不即舉行而咨報該曹之官恐有拿究之憂其兩請四件事特令該曹劃即舉行而回報之咨亦須令語意婉委勿忤其意傳于政院曰此書狀極爲無理○司憲府咨曰京畿都事朴順男因自己支供之事推捉色吏擅用刑杖請命罷職且京畿監司都事平時受祿故

只於京營畫仕時使木營下人供億亂後逐日禁之伊責辦各邑支  
應私室其弊不貲所率各人所饋幾至七十名本道輪定官僅十餘邑  
調戩人馬聯絡輸運益致困悴甚為矜惻京畿監司都事兩負依京負  
例請令該曹散料題給其餘下人量數減去使各官俵給散料以除其  
弊 上從之○謝 息使領敦寧鄭澈副使知中樞柳根馳在中原未還

啓曰臣等竊詳

詔命冕服等事朝廷久欲請

命于

天朝而未暇

及焉臣行亦擬聞奏而

聖意方以謝

恩為急姑寢之臣等所膺謝

恩既已完了石尚書屢言凡有事情所當畢陳當行者行之可也云

又聞禮部以陳謝為嘉方有請

勅慰勞之議乘此機會可以周旋而

既不齎擎

國書而來不敢先戢告官輩將此曲折密問于該吏則以

為事固該行而自以為功察稟提督一日提督招譯官以為事固該行

不可不速呈文臣等於九月二十五日呈文禮部羅尚書分付曰案錄

留置待國王文到當即

奏行云臣等又將前日呈禮部文字添入摺

辭遂呈兵部石爺不惟不以徑訴為非而頗有懇惻之意快諾於立談

之間石尚書為我國事終始致力至於此極此是天幸果如石爺所公

付則

詔命冕服似當并行頒給於

勅使之行允接待

勅使等事



似當預為講究施行臣等受命之外妄有陳訴極知踰越無任惶懼  
之至傳于政院曰觀此書狀皇恩則罔極矣當此討賊復讎尚未  
得為之日雖著冕服何所用乎設使為之先為奏請然後為之非陪  
臣所可擅請且非予所知而私自為之極為未穩○以封書一道下  
于都承旨沈喜壽曰此封書下于大臣封書大略曰寡人在位二十餘  
年至誠事大皇天后土實知予心不幸逆賊滔天失國西遷幸荷皇  
靈得還故國而百病纏身恐不能堪世子英睿陪臣多有賢者足以奉  
藩茲欲禪位云云仍備忘記曰此封書懷于袖中宴畢將示于承旨  
親呈于都司不意都司突起予亦蒼黃不呈而還來但此事已誓于一  
心終不可不為且今日黜經略言極為不測予罪固當誅陪臣何故  
而欲斬之耶所謂勾引者亦何謂耶天下安有是事今予不退必有後  
悔請卿等為國家平心善處則不獨予一人受厚恩於卿等其忠於  
社稷大矣勿為區區固執之慮不勝涕泣祈懇之至○領議政柳成龍  
等秘密啓曰伏見下教之書并下封書臣等不勝涕泣嗚咽之至  
此事臣等前日引對時已達微懷假使聖意已定而今日則非其時  
不然則此何等事而朝臣之泣血爭請至於此極乎夫經略所言節節

嚴厲辭氣之間極有未安難處之事其所以至此者莫知其故大槩當  
初以驅逐倭賊再造三韓之功自多而奏聞天聽及其賊久未退

息兵無期則自知不能了辦而欲以許多怠慢之罪歸咎於我國其情  
曉然而我國亦於多事搶攘之中九于接待禮貌酬應文書亦有踈缺  
稽滯之病故其心不快而種種作弄如此非但移咨我國之辭為然至  
以威福與奪等語形諸題本臣等見之不勝寒心勾引之說皇天后

土所共鑑臨今之處此別無他策唯當痛具近日事情急為回咨而又  
於尹根壽回報中亦明白詳說而已所下封書臣等不敢宣露謹為

還納張都司處不可出示事前 啓已悉敬 啓 答曰知道○備邊

司 啓曰今日所大患者專在於各處糧餉乏絕措置區畫必須十分

詳盡又必晝夜催運然後方可接濟中外之窘竭京中倉穀合米豆僅

三萬餘石雖尋常經用猶不滿數月之用若南北兵不時大至則將以

何穀支供也其為窘迫不可形言近來我國事一無頭緒兵興所重惟

是糧餉一事而無終始主管之人自西及南各月所用皆不查考其間

欠縮不可勝記此則猶是我國之糧至於天朝賜穀則所係尤重而

前後所賜自遼東出來者十四萬石今自山東出來者又十二萬石亦

已出來云而不知所在其餘十萬石亦將陸續來到若運到平壤則別  
使一人掌之隨到收貯知實數 啓聞然後或運於京中或留置平壤  
以支 天兵不可如前散失使無歸處也且一路人力已盡頭畜亦竭  
陸路轉運百計無策亦令金晬別為區處以為漕運之計 上從之○  
夜自一更至四更雲蔽客星不得看候○丁卯○張都司迴去 上出  
餞于慕華館酒禮訖都司曰今當冰合山東糧船恐未前來 上曰其  
糧幾何都司曰十數萬石以無船不得輸運若待冰解則必二三月當  
發矣 上曰其糧在於何處都司曰若到金州可易輸來而積在登萊  
故輸來其難以此為悶云 上曰送船則可以輸來乎都司曰三月貴  
國大小船盡數查出送來則 皇朝使慣知水路之人一時運來而不  
敗自山東至金州海中多島相望行船萬無一敗矣 上曰皇具罔極  
西南舟師遮截海口雖無餘船當與陪臣議處都司曰肱事俺當盡力  
但上司何以為之未可知也○備邊司 啓曰近日國事艱危解祭息  
爭專在辭命而承文院文書逐日填委許多事情無以導達此非小慮  
古者國有門庭之寇則雖有服之人不敢安坐不獨武士為然凡有職  
事者皆當如此今堂上以上慣習於文字間者或以私服在外若令入



在都中專堂辭命此非起卧在職之比且無他雜事精力必專於事於  
理兩無所礙且起服乃是金石之典非但武將文官官位尊顯者並令  
起服從任隨才任用 上從之○司諫院 啓曰國家設監察分送各  
司者所以糾官事而禁奸偷也今者軍資監米糴奸細之徒恣行偷竊  
而監察非徒不能禁縱其下人公然青出於船主庫子極為駭愕其中  
尤甚監察奉聖民請 命罷職 上從之○夜自一更至四更月光明  
盛客星不得看審○戊辰○傳曰奏請使今日發程乎未發前大臣備  
邊司有司堂上奏請使當引見辰時 引見領府事沈守慶領議政  
柳成龍兵曹判書李恒福參判沈忠諫奏請使崔岔等承旨李光庭假  
注書申滌待教沈忻檢閱朴東善入侍 上曰謝恩使今日發行乎成  
龍曰今日雖發行而黃璉還為出來云似不得速進矣恒福曰黃璉至  
鳳凰城還來云矣 上曰必經略非之故聽其言而還來成龍曰使臣  
奉 命出疆不可委 君命於草野必須百計導達期於前進越江使  
臣何敢遠來 上曰經略雖送之不可來况不為出送乎今此使行經  
略不許入送未知何以處之成龍曰使臣當擇遣黃璉若知大義則必  
不如是 上曰中路低徊不為入徃予亦駭異矣恒福曰使臣體貌極

重外國使臣去不去何關經略不必為之事也 上曰判書之言是矣  
忠謙曰經略已以賊退歸功於已欺罔 朝廷故我國之使抵死沮抑  
又出送兵億齡使以已功謝 恩今若不從其言則經略尚執我國存  
亡之柄恐有難處之憂恒福曰經略前後所為之事每蔽其拙處安知  
不以他事生釁乎前日欲陷提督奏聞 天朝亦可驗矣成龍曰經畧  
事我國無如之何使臣姑令入送可也 上曰前奏本仍為賚去乎經  
畧雖極責而周旋可往則好矣若不送則奈何成龍曰崔豈今日未得  
發行可改處改送無妨兵億齡先賚奏草進去崔豈隨後入歸第觀其  
所為宜當崔豈曰小臣賚去文書與黃璉奏草見之則似為差違且臣  
行雖不被其攔阻前奏中有已遣黃璉之名亦為差違黃璉之名雖不  
入奏本中別無大妨也成龍曰若節續陳謝云則無妨忠謙曰小邦事  
情奏請使明白陳之可也 上謂崔豈曰卿入去不憚經畧之阻既往  
之後或呈文或遇人詳說以為彼賊必以 天威臨之然後可之懼伏  
雖羈縻以許貢萬無自退之理彼賊之緩 天兵疲我國之曲折明白  
開陳 上曰領相亦詳說而送之恒福曰臣之過慮劉摠兵恐亦有經  
略之怒也經略以賊退西生浦為功彌言國內無賊而劉綏屯于後乃

有此事則 中朝之責劉綈明矣 上曰判書之言是矣成龍曰黃璉  
處速為入往之意 下諭奏請使姑退一二日宜當 上曰依啓成龍  
曰承文院事極難文臣製述者甚少堂上官起復事前已 啓達蒙  
允矣 上曰車天輅在於何處前日所製歌謠予每思之此人必善於  
文書矣恒福曰聞在平安道往來山寺云成龍曰申先弼鄭經世亦可  
善製光庭曰鄭經世等三人招來事并 下書乎 上曰依啓成龍曰  
沈惟敬若來則接待事何以處之若與胡澤沈思賢同來而獨於沈惟  
敬不為問訊似為未安 天朝將官不可如是待之臣見沈之為人不可  
可測量善待以送無妨 上曰觀其為人至才有文藝且有膽氣出入  
賊中如坦途我國之人必不得為也足以做事足以誤天下事不可說  
之人也 宗社大賊以沈之故不得擊退又不得復讎皆以三寸舌為  
之祟也大義不可接待矣但天下事不可一切直截彼若生怨與賊同  
事則必生大事莫如彌縫不存形迹可矣成龍等曰 上教至當○上  
幸南別宮接見戚總兵金 上曰大人將欲南下耶抑欲留京乎總兵  
曰經略提督以俺留在京城頃送牌文使俺往于大丘待沈惟敬來同  
時下去于慶尚道入于賊中見倭降表然後撒兵入歸云云今聞賊執



危急故欲為南下矣 上曰聞有許貢許封之議云已為許之耶何以  
定之乎總兵曰 聖天子已為許封而行長盡撤軍入歸然後當為冊  
封若一倭尚留則亦不許封貢則時不許之矣 上曰自古待夷狄之  
道必以 天威臨之然後可以懼伏若非 天威則萬無自歸之理况  
日本海中一種醜類變詐不測雖求貢而請和內實求緩 天兵而疲  
勞小邦矣今若只許封而已則不出數年必更肆兇謀總兵曰 聖天  
子之於萬物如天地父母一以好生為德夷狄雖變詐難測帝王待之  
之道效順則姑與其來不順則興師致討彼賊之乍臣乍叛 聖天子  
亦已洞知而以天地父母為心只許其來而已若復肆兇則必大舉問  
罪期於勦滅如是然後兵亦有名而可以萬全矣願 國王卧新嘗膽  
以古人復讎之義自責自勉則彼賊豈無勦滅之日乎設使擊之必二  
三十萬然後可擊朝鮮之兵亦不可無以此協力擊之可矣 上答曰  
蒙大人之教至為感激但小邦只習弓矢不識火器火藥造作之法閱  
極 上進稟帖曰倭賊迎日等處時方屯聚東西焚蕩至於 天兵二  
百餘名亦為被傷此實寡人失職之罪彼賊如或真情乞和則安有如  
此之理觀此則賊情可知非言語所能詳盡故書以呈之總兵曰慶州

之敗 天兵多為被傷尤為痛心以此可見賊情矣○備邊司 啓曰

伏見高彥伯等狀 啓慶州賊勢極為鷓張慶州若失則左道亦無所

為賊勢浩大多寡懸殊則相機進退固亦兵家之不容已近觀諸將只

以伺斬一二零賊為上策稍遇數百之賊輒為退避之計且諸將所當

合勢並進先知賊之動靜可戰則戰可守則守至於糧穀所在尤當嚴

備而諸將都不致意慶州安康在腹內不可不預先把截使些少軍糧

盡失無餘尤為駭愕今姑 下書責勵諸將召集軍兵以圖後效之意

明 下諭于都元帥及兵使高彥伯等處 上從之○司憲府 啓曰

恢復之初 展謁 陵寢孝思當先固不可廢第時有所不可則或有

權宜之事故今日兇賊充斥海徽焚掠城邑漸近內地 天兵被殺之

變極為慘酷加以畿甸蕩敗郡邑蕭然雖恤餘民猶不能保而 天將

往來項背相望支持之事暫無休息今將拜 陵巨川橋梁之後陳路

修治供帳等事皆出於民力殫竭若此所當百役俱停自 上舉動恐

非其時請姑 寢拜 陵之舉 荅曰徐當發落○夜一更客星在天

倉東第三星形體微小二更三更月光明盛四更密雲不得看候  
○已巳○都元帥權慄馳 啓曰頃日劉摠兵語臣曰經略以倭盡滯

海曠報 朝廷侂將此意轉達 國王奏聞 天朝可也云昨晚又出

示通報于接伴使金瓚其中有曰奉 聖旨昨見朝鮮國王謝表知官

軍退敵成功朕心嘉悅但伊國新定後患當防云云兵部題本又曰晉

州之圍解釜山之倭退聞者猶多未信臣亦尚切憂疑今據該國入謝

使臣到部面審該國境內委無餘倭疆土盡復王子陪臣已擄而復還

宗廟社稷既毀而復立此皆仰仗 帝德覃敷天心助順故諸將得以

奏功畢效云云臣罔知回報料得總兵之意則初疑經略之瞞報今始

知倭國之厚誣也不勝未安云 傳于政院曰觀此書狀經略之言猶

有所疑而謝 恩使謂鄭獻實也之矣國家之事痛不可言子願不聞矣

但劉摠兵發怒將有難處事無乃移咨摠兵前詳陳此間曲折以釋其疑

可乎善處之策言于備邊司商議以啓○答喪人幼學全有亨上疏曰

強寇在境此時不可循情守制朝臣亦不無起復汝須在此從仕賊平

後可行汝志也仍 傳于政院曰全有亨命招于備邊司問其所言且

其謀策有可舉行者舉行前者除職事已言之矣除職有亨上疏大槩

○備邊司 啓曰張都司所言送船登萊事極為關重若船路得通而

我國之人往來無阻則其於運糧可無他憂所慮者登萊海路前此未



嘗請試今姑下諭于平安監司查考道內公私海船幾何詢問民情

便否諭以多給船價別為賞格之意又令金眸更為詳問於都司從義

州發船由某處幾日方到金州由金州又幾日到登萊並其道路所經

止泊島嶼歷歷分明使有著落可行然後急速馳啓之意并為下

論上從之○禮曹啓曰因言官啓辭兩陵展謁事議于大臣

則領府事沈守慶領議政柳成龍皆以為臺諫之論當矣姑為停止宜

當云傳曰即為展謁為當若經年則未安更問于大臣○備邊司

啓曰伏見都元帥權慄狀啓則總兵又疑我國之厚誣謝恩使所言

雖未知何如兵部題本如此其何以解揔兵之怒而前頭處置未知如

何而可也然以此意移咨揔兵陳其曲折其釋疑與否雖未可必而此

外他無善策且以此意下諭于金瓚使之委曲解釋上從之○以

許箴為議政府舍人以趙庭芝朴而章朴承宗李廷龜趙守翼沈克明

成好善姜秀峻金尚容金羲元為知製教○夜一更二更客星在天

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體微小自三更至四更密雲不得看候

自三更至五更月暈○傳于政院曰前者武士等狹袖事下令已以而

至今不為奉行至使天將譏笑極為過甚今後言于兵曹及憲府不

多日內使之袂袖違令者罷職○劉孫兵接伴使徐涪馳 啓曰初三日晴午塘報兒自慶州回來說稱倭賊分三路犯慶州安康縣而駱察將接伴官李時發及巡察使韓孝純連續告急臣即呈示總兵則即傳令北兵一千名南兵一千名發送馳援而以其軍少又使兩道防禦使金應瑞李思命等抄其軍中絕好漢子親自帶領一時起馬矣兇賊不有 天兵未及一月再度來犯而今則吳駱兩將控以衆寡不敵閉城自守不敢交鋒我國所恃者惟在 天兵而且至於此無可奈何極爲痛悶安康之距本州三十餘里士民倚仗 天兵盡返故居生業如平時而事甚倉卒未暇奔避搶殺之慘有不忍聞者尤爲痛憤矣○庚午○兵曹叅判沈忠謙 啓曰賊屯邊邑勢甚猖獗長驅內犯非朝則暮今日之勢如燕巢幕上誠可寒心天下之事禦失其道則秦隋之強見屈於一夫務得其要則杞鄭之弱可以抗齊楚我國雖褊小昔以三分之一拒天下之全師况此島夷渡海遠來者乎所以一敗塗地者良由謀不素定操失其要而然也我國之將平時無一卒隸於手下臨亂則蒼黃差遣將卒未嘗識面有何恩威可以驅策登陣乎以此望風逃散臣於上年變初亦忝本職 西巡之日衛士皆散至於各卒出身其

鹿千石亦不知去處餘 殿下之傷者只五六書生而已思之至今  
不覺短氣往事已矣柔者可勉目今將臣中官高而稍可倚往者李鑑  
扑晉李贛輩數人而已臣意簡此輩四人為四巡邊使以八道分屬四  
人各二道雖在京城預出從事官軍官日夜料理或下夫其道團鍊精  
銳點閱器械與本道監兵使結為約束至於軍民勇恟一道事勢無不  
諳熟若國家有急統率赴難且以慶前各年出身及慶後各年出身各  
道軍功人訓練砲手諸色禁軍亦各分屬各將常知去處有時點閱約  
束飭勵以死國敵愾之氣臨難雖未能一一調發不至如前之專無一  
卒矣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當此兵革之時使將臣束手空歎為  
一匹夫恐非禦敵之筭也如是而使大臣一人重臣一人亦主其事同  
參檢察為之都統則事體尤重而不至踈迂矣臣待罪兵官且兼備邊  
有司之任今將周歲而悠泛度日其趨衙供職不過酬應文書而終歸  
於無實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所為若此倘使兇賊再捲使綴旒之勢終  
無着手之地則如臣之輩雖萬被誅戮固所甘心至於 宗社何狀臣  
目見今日國勢無一分可恃且承前日各自獻策之 教敢以迂愚之  
見冒昧塵瀆伏地待罪 傳曰如是來啟極為可喜勿為惶恐○禮曹



啓曰拜 陵事更議大臣則領府事沈守屢領議政柳成龍皆以為  
卽為 展謁固當但近日多事咸撥兵方在城中二十四日南下道路  
發軍及牛馬支送之際必須各官合力然後可為 東宮前進之日亦  
不遠畿甸列邑彼此奔走恐難周旋姑待來月及歲前 展謁似當矣  
傳曰依啓此意言于憲府○備邊司 啓曰伏見遠接使尹根壽狀  
啓經略每每分付在於操鍊兵馬修築險隘造作軍器積聚爲糧四  
件事而其中操鍊兵馬尤為關緊前者全羅之兵多數抄送事下 論  
移文非止一再而頃者尹承勳往來嶺南其所書 啓之中不見有全  
羅之兵極為可怪且聞各道各官抄發之際精銳者率多脫漏所送皆  
丐乞無籍之徒在道逃散云令各邑守令親執文書抄發精勇毋雜以  
疲殘慢忽守令劃即重治之意移文申飭于全羅監司 上從之○夜  
同一更至四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體微小○辛未○  
兵曹判書李恒福 啓曰前日經略令三曹判書往赴軍前劄付催併  
非止一再而備邊司以令元帥舉行事回報矣今者又為催促至欲察  
究戶工兩曹之官已為下去而臣獨在此必致重怒且於事體未安似  
當聞即設程備邊司未有處置敢 啓 傳曰令備邊司議處○右贊

成崔湜馳啓大槩東宮不貿貂衣事

時

春宮在海州將為上京  
扈衛諸臣以肩寒登道

不可無智冷之具欲備貂裘以進春宮  
開州年之不令貿納其昭儉之德至矣

○右議政俞泓馳

啓辭職

啓曰此非大臣辭退之時卿其勿辭○李光庭啓曰小臣往戚搃兵

前請留則搃兵曰以倭賊不去之故速欲下去而視督文書行長見之

而去則俺當還洛留鎮不去則當留大丘云云

時提督與賊將行長有  
通書退兵之事故及之

傳曰知道○接伴使金瓚馳

啓曰本月初一日西生之賊來犯慶州

即告

天將求援而論議不一頓無遮截之意標下馬千搃獨曰天

兵受命來救小邦賊不來則已今者不有

天兵來過十里之地焚

蕩殺戮至於此極不可不伐天將終不肯從馬千搃奔走於兵路爾

陣之間明叢不寐勸諭諸將諸將日出行師賊之去處無從訪問忽有

二十餘賊快走天兵之右似為掩後之狀天兵一時退走不復回

顧賊高聲追後斫殺如麻天兵死傷幾至數百大槩賊不過數百而

以千餘兵不能抵當大失兵機終至於此不勝痛憤○上出御便殿引

見領府事沈守慶領議政柳成龍兵曹判書李恒福叅判沈忠謙等右

承旨朴東亮注書洪遵待教沈忻檢閱朴東善入侍上曰都元帥書

狀七件事卿等見之乎賊情如此何以為之

所謂七件和親割地求藉  
封王準貢鮮龍衣印信也

成龍進曰此事臣等預憂之矣自古夷狄勢弱則退去若其勝勢則例有如此事前在開城時呈文於李提督曰賊必以難從之請不可行之事要求矣提督亦以為然今雖更請 天兵黃璉時未到 帝都則告急之事漸為遲延小臣固知所為 上曰此言然矣在我之道所當盡之今者賊勢如彼七件中割地之言前亦有之求婚之事豈非不祥之甚乎成龍曰近來人心已誤萬無振厲奮發之氣臣往嶺南見之則只恃唐兵專不事事 上曰凡事親執可也而只委下吏唐將則親執斧斤之役而我國則不然奸吏作弊皆由於此忠謙曰 祖宗朝豈至於此乎近日士大夫勤於為事者人以為愚巧詐避事者必以為智成龍曰近日則尤甚矣 上曰他事則已矣賊之奸謀如此必無退去之理矣朝臣中擇才智如古簡相如之重趙者不計資品高下從自願送往經略前以咨文極陳事情使之回意極可且 天朝為宋經略沈惟敬所蔽矣若聞此言則慷慨之人必有請兵擊之者矣成龍曰欲使 天朝知此賊情非必別求他人崔豈已去矣恒福曰經略非他將官之比通情極難 上曰在於其人之所為故欲得忘身循國如古人者矣守慶曰使經略不怒則難矣若直截為之何人不能為乎 上曰必才智



之人然後可為也成龍曰古人曰使乎使乎不可入人為之故孔門亦  
有言語科矣忠謙曰告急經略事承旨中有可往人自 上問迫臣不  
敢不盡言 上曰承旨中何人可往乎參判必有所指者矣忠謙曰張  
雲翼解華語有義氣可送之 上曰宋應昌若在必不擊此賊 天朝  
若更送他人則猶或可為此人心術如此其能辦天下事乎 中朝至  
有來此屯田之議其久住相持之意可知忠謙曰此賊本欲犯 上國  
而 天將只為姑息反相講和諺所謂凍足添溺此非但經略提督為  
然也諸策士所為皆如此競陳怪論以致誤事 上曰此言極善矣賊  
非作賊我國取玉帛而已 上謂恒福曰經略處送使事何如恒福曰  
七件事經略必不一一聞之 中朝之人每言倭國邊報不可盡信云  
此事必不能詳聞矣 上曰自募而送乎擇而遣之乎恒福曰自願者  
必勝於他人但恐我國人無挺身欲往者矣 上曰以七件事達于  
天朝如何但必以倭書啟賫去然後可也成龍曰李之齒之孽子山謙  
為忠清道義兵將二月間來開城府見王必迪吳惟忠則王將通簡于  
臣大贊山謙曰何由培養此忠肝義膽之人乎臣見之則極陳講和之  
不可此乃好底人臣以為如此人宜率去 上曰承旨可送矣庶孽亦

可送矣自外速議為咨文痛快製之見禮部題本則一則曰回巢無期  
一則曰倭情叵測一則曰橫被倭禍下字有斗頓之言今次賞物亦禮  
部所為兵部則為經略及沈惟敬所欺故如此矣上曰彼賊來春則  
雖有天兵不無再動越海之理天兵不滿二萬而賊無處不體探  
若十萬出來則劉摠兵一萬何能當之成龍曰水陸并進或於全羅忠  
清黃海等道來泊則雖天下莫能當上曰各道出身武士等何不抄  
乎此難乎成龍曰九事得其要則雖難而易失其要則雖易而難臣往  
來嶺南移文監兵使使之抄兵而吏輩受賄只以流離丐乞之人充送  
丁壯遺漏若罪其品官色吏則必無此弊而高彥伯韓孝純以為有騷  
擾逃避之患相議停止云云上曰如是則必有騷擾之事成龍曰臣  
前為守令見之豈無騷擾乎上曰予所言者只出身武士而兵曹不  
為抄出若遣御史周行列邑而抄出可矣成龍曰監司當為何必御史  
乎上曰監司多事不能為予意欲送御史卿意何如忠諫曰多遣使  
命最為有弊前年癸初臣忝本職洪汝諄為判書不抄出身只送能射  
而皆兩班及初試入格人市井人等或幼稚未加冠者也閭閻以此騷  
然而第榜目專不舉論居京輔者或有聞見待變者而色吏掩置不

出其時欲行刑色吏而未及矣出身今雖抄出而若不分屬則還為逃散臣意變後出身屬於某處變前出身屬於某處預為區處可也上

曰火砲鍊習當設左右有司急急為之成龍曰軍士不足則為二衛多則五衛亦可如此則不為紊亂雖欲逃去羈縻而不去若或病或死則部將報於衛將而充之古人所謂補卒是也倭賊亦補卒矣上曰倭

則似無五衛之法入自為戰雖無隊伍而各出死力矣成龍曰無火藥極悶上曰若無火藥雖十萬大將軍箭何以為之成龍曰來此火藥

欲令趙倣呈文請之矣上曰火藥已絕乎恒福曰火藥已絕軍器寺

只有三百斤而皆不用之物云矣上曰考之前史無火炮未知出於

何時火攻則有之而火砲必後世所為也成龍曰蒙古時盛行恒福曰

綱目諸葛亮與郝昭相戰時用之上曰孫子有火攻篇火砲或出於

西域矣恒福曰見在武臣只有李鑑趙倣而李鑑既為訓練知事每言

火藥規矩既如彼而弓矢規矩有我國陣法云云矣成龍曰紀效新書

法若軍多則分為五衛以五五二十五分定雖百萬可以通制若少則

雖五人亦可為一隊上曰雖五人可為一隊五人分為奇正二人當

敵則為正三人繞出則為奇而武人等平日專不練習矣○司憲府



啓曰 奏請使黃堦書狀官金庭睦受 命出疆則所當登時前進而行至 上國地方無端回到義州其委棄 君命於草萊之罪莫大於此請並回還後拿鞫以治 奉使無狀之罪亂初乏人以軍功至授州郡物論未便而到今國事稍定牧民之官所當擇授沃川郡守李逢以軍功陞授請 命違差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宋經略前告急問安兩款事非微未人自所可堪當似當以承旨差遣而臣等出外議之則張雲翼朴東亮李光庭三人皆似可當惟在 聖簡 答曰他可令人書啓○備邊司 啓曰兵曹判書李恒福以經略劉付當為南下而恒福方在主兵重地勢難出外請以權慄為分兵曹判書而回答經略時亦以此為對則事勢便當 答曰權慄不為分兵曹判書劉搃兵亦不可欺兵曹堂上一真似當進去矣○夜自一更至四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體微明○壬申○備邊司 啓曰屯田一事揆之事勢不可不為此在有司相勢度力早為區處無失其時而已請令戶曹兼取衆策得其可行者急速處置海島可耕處亦并料理作為上從之○傳曰經略前奉使之入必須自募蓋自募然後成事可期矣朝廷豈無一義士今日雖下令無人應募云則寧非可愧大抵欲得節

義之人遣之矣言于大臣回啓○備邊司

啓曰伏見咸鏡監司尹卓

然狀 啓頃日賊發在於魯所未犯之處云變後北道形勢倍前孤弱  
極為可慮而大賊在境勢力俱竭 朝廷所憂非不及此而力未暇及

也南道新及第一百人為先催督入送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當

初訓鍊都監砲手教誨事欲以李鎰趙倣分掌左右營使之教誨一營  
則軍數已備趙倣時方教誨一營則軍數未備而依昨日 引見時

下教又令李鎰專掌騎射之事 上從之○上請南別宮接見戚搃兵

○夜自一更至三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十許形體微小四更

密雲不得看候○癸酉○備邊司 啓曰伏見尹根壽各度狀 啓經略

先送吳億齡又送尹根壽令於路上開見謝 恩之 奏如有閑語可

賈回 啓知改撰云其意欲全然欺蔽一味謝 恩而已我國處置極

為悶慮自 上累見戚搃兵其人殊似悃幅或以手扎或遣近臣密問

以我國處置之道及達情 天朝之路似為便益 答曰試遣承旨措

辭密問○傳曰今日糧餉最急如兩湖之地豈無累萬穀聞有勢之人

則不肯自納官不敢問云宜以賊勢鴟張國家危急 天朝更發大軍數

十萬朝夕且至期於勦滅而糧餉匱乏苟賊不去人家雖私莊不納終

不過為賊所有古者義士如卜式之輩納粟助軍名流後世今爾等亦勿拘多少納粟則分輕重或除職或賞物云云大槩如是別作教書曉諭民間如何言子備邊司○司憲府 啓曰近來在衣冠之列者不遵禮法木川縣監洪祐與全義縣監柳汝因唐兵支應事相爭面辱洪祐不勝忿怒將擬拳打之際柳涉避出見者驚怪請木川縣監洪祐罷職 合曰推考○傳曰閏十一月初十日 康陵泰陵展謁為之○夜自一更至五更密雲客星不得看候○政院 啓曰伏見接伴使金瓚馳啓安康賊勢初非大段其數不過數百而 天兵持疑不戰反致敗衄極為痛心 天朝所為則我國無如之何我國之將如高彥伯洪李男權應銖李守一以下方在慶州賊之犯境既不能先期偵探以為遮截之計及其闖入安康又不能曉諭人民區處糧穀使許多人物盡被搶殺軍糧亦盡被掠有將如此其何用焉大槩近日軍令日懈一日巡察使以下閫帥守令皆安坐傍觀每以勸賊之事委諸 天兵少有賊竒則奔竄恐後賊退之後虛張賊勢托以衆寡不敵揜其敗狀種種罪狀難以形言前者下書亦論此意今又以此辭緣更為切責如有怠慢如前再致悞事者勿論大小之官皆按軍律施行事各別嚴飭安康迎日



長鬚被擄軍糧倉穀數及人民死亡多少毋得隱諱詳錄馳 啓之意并

為下書于都元帥巡察使兵使 答曰依啓今此安康之事失律諸將

雖不能依律令都元帥酌其輕重杖罰示警事並為下諭如何議啓○

甲戌○備邊司 啓曰伏承 上教今日糧餉最急尤在邦域之內者

所當各盡心力况有穀之人不肯納助軍餉而終為散失其計可謂愚

頑矣且當初納粟者或未蒙賞或受賞而未稱其所納以此民不肯願

納今依 聖教作為 教書曉諭民間而願納者監司登時 啓聞該

曹即為賞典使之劃即分給毋得如前掩滯使有失望之弊此意并入

於 教書中宜當 上從之○左承旨張雲翼 啓曰臣詣戚摠兵處

使通事李海龍告以 國王別遣問安之意則摠兵出接曰多拜上臣

進前致詞曰大人為小邦事赤心憐恤視同一家有問迫事不得不仰

稟賊勢猖獗彌滿左右道兇謀叵測故本國於謝 恩陪臣之行兼陳

賊勢而經理以為沒有閑話只使一味謝恩云經略專管我國其所分

付不可違而若不 奏聞賊情則我國危亡之勢迫在朝夕而 天朝

無由得知小邦 君臣日夜痛悶者此也伏乞大人指授得達下情之

路云云則摠兵曰經略必不肯矣當初經略提督欲速完其事撤回兵

馬既以賊盡下海只清正行長退在西生浦以待 天朝命令之言欺

騙 朝廷故 朝廷亦信此言矣徐國今若 奏聞前後賊情則經略

得罪徐國周迫之事豈如當身之死乎經略則雖萬端象告必無聽信

之理矣臣曰然則更無可達之路乎答曰可從其言只謝恩而陪臣有

可從便周旋矣且其 奏稿欲見之可使通事密送俺當料理以報云

矣 傳曰前於引對時予言其經略必俾不得達今摠兵之言與予所

將向其為悶迫極矣言于大臣更為畫策施行○備邊司 啟曰經略

所為雖如此在此當盡在我之道秉直輸誠則必期道達國命而已不

意黃璫之行尚未前進赴京使臣又為失辭於兵部事事不幸今豈更

有他策不過得一使臣痛陳曲折若被阻攔則晝夜號訴分死不還而

已伏詳摠兵所言可從其言只謝 恩而陪臣從便周旋云者欲其使

臣到北京或呈文或面陳耳更 諭於崔豈得達 天朝使之痛陳賊

勢悶迫之狀且以謝 恩使流聞訛誤呈文之意移咨經略等處似為

便當 上從之○夜一更至四更密雲客星不得看候○乙亥○上接

見沈參軍時於時 御所行禮訖參軍進朝鮮善後事宜一帖防海

錄兵 議修 城 議守 塔 議 徒 氏 議

生 聚 議 誅 失 事 旌 死 難 撫 小 子 凡 七 事 請 從 容 賜 覽

上 曰 大 人 為 小

邦丁寧指教不勝感荷參軍曰俺之愚意如此可否在 國王斟酌耳  
若行之則乃富國強兵之術也○右承旨張雲翼 啓曰臣賚 奏聞  
稿進感擬兵處則揔兵往市上未還日晡來覽稿曰此甚好但與經略  
意大乖必不許進去也然譚相公已入賊營平行長若不退去過海降  
表又不來則經略自請兵請糧之不暇矣且曰經略關自己利害非口  
舌所可爭云 傳曰知道○以監匹段一匹 賜都承旨沈喜壽曰予  
觀都承旨得病而近日以國事勤勞從事必致傷寒予所著羊皮衣脫  
給勿謝黑匹段一匹 賜左承旨張雲翼曰勿謝○海平府院君尹根  
壽自經略處來請對 上引見尹根壽右副承旨李光庭注書洪遵待  
教沈忻檢閱朴東善入侍 上曰卿以國事勤勞多矣經略以何事送  
卿乎根壽對曰臣雖往彼國事如此惶恐經略以軍糧之絕至欲棍打  
臣故臣請來 上曰劉綬軍乏糧乎對曰吳惟忠軍也雖爲狀 啓未  
得詳盡故稟于經略而出來矣大槩以四件事不爲舉行以此爲主且  
軍糧他軍則不爲告乏而吳惟忠獨言之糧此事可恠 上曰倭賊築  
城運糧無退去之理而經略如此何耶對曰經略於 天朝必已誤達  
故雖不言賊退只以西生浦爲謝 恩爲可云 上曰經略何事帶



卿而去對曰 中朝九事國相判斷故以為你兄弟當國以此帶去云  
且軍糧事臣非所干而欲棍打此乃恐脅之言也 上曰 天朝將  
有發兵進擊之言乎對曰賊不退則必為擊之 上曰外國事情當為  
直達而中間壅蔽不達極悶賊在而謝 恩未安謝 恩後復請兵事  
體亦未安對曰 王子陪臣出來謝 恩可也黃璉謝 恩 奏文只  
言賊勢經略見之必怒矣 上曰小邦為經略所蔽不得達情以此  
奏聞則如何對曰如此則國事大誤矣姑順其意謝 恩後言賊勢如  
此若不發兵則當 奏聞云云則經略必動矣黃璉還越江事體未安  
而事勢如此故臣招來 上曰中間攔阻者皆經略所為乎對曰經略  
不如是 上曰以經略為是者不直之言也大緊賊勢如此鴟張何以  
為乎卿意則姑順其意謝 恩後次陳賊勢為可乎經略在時事已完  
矣今則如此以此意極陳懇乞何如對曰臣粗通華語何事不與言乎  
但經略例不酬酢雖幸綏隙言之不能盡情故接言為難 上曰沈惟  
敬何如人也對曰術士也 上曰沈之是非不論而其事可成乎對曰  
何以知之乎 上命賜酒根壽曰吳億齡纔為西還云招來論議一操  
言送可也 上曰黃璉文書若往則經略必大怒須與大臣更議為之

可也根壽曰張都司賈來宣諭見之則極為痛憤 上曰此乃經略所為也對曰乃兵部所為 上曰必經略相議為之矣○夜自一更至四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體微小二更流星出天倉下入巽方天際狀如瓶尾長五六尺許色赤光照地○丙子○司憲府 啓曰近來百諷怠官而南部參奉金天柱以賑濟監官不監作粥致令饑粥如水又和糠粃飢民彌訴稱冤漢城判官李齊參不謹檢舉場民之免罵甚於監官請並 命罷職 上從之○海平府院君尹根壽 啓曰謝 恩使黃璉等所賞進 奏文雖是謝 恩而實歸重於諸兵若到遼東則必被經略攔止不得行適以觸忤其意故臣通於黃璉令回到義州而今聞璉以此被臺論有回還後拿鞫之 命此由臣妄加指揮而然不勝惶恐竊念謝 恩文書今將改撰而璉既受有 旨必速過江若不即令留待江上則璉因賈前 奏而去改撰文書必未及追往似當下 書星夜馳去使之留在江上以待改撰文書之到請下大臣備遣司商確何如且今此經略分付之語吳億齡不可不知而去億齡發程未以請令上來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謝 恩 奏聞事臣等與尹根壽商議則既不可盡從經略之意言境內無倭又不可一

向直觸以忤其意措辭之間雖主於謝 恩而據實言之以倭賊在海  
邊諸邑仰賴 天兵把截小邦得以支保莫非 天恩以此為辭為當  
但作文之際斟酌語意微婉初顯專在作者之手尹根壽既知事情使  
之撰述議定 上從之○備邊司 啓曰尹根壽今將改撰謝 恩  
奏文未及下送而黃璉先呈原賚謝 恩 奏文則事涉紛雜尤致經  
略之嗔恠依尹根壽 啓辭黃璉姑令留待江上 答曰依啓今將改  
撰但萬一墜於經略術中奈何更議啓○夜一更至四更密雲客星不  
得看候○丁丑 王世子發海州夕次甥城民家○備邊司 啓曰臣  
等以 傳教之意反覆商議皆以為因謝 恩之文而不沒其實兼陳  
賊勢屯據之狀姑令改撰謝 恩之 奏定奪用之但其墜於術中與  
否所難預知而今欲先送謝 恩之章繼送告急 奏文則似不違於  
經略之意賊情亦可粗達但慮經略只達謝 恩之 奏還阻告急之  
文則亦未知何以處之大抵事機變遷日益難處明日廣會正二品以  
上及承文院提調詳議稟裁宜當黃璉如未越江姑令留駐以待無妨  
上從之○傳曰武班守令起復仍任者前因臺諫所啓並為適差矣賊  
未出境此論似遽况今賊勢鷓張凡武班守令之遭喪者並皆仍前起



復事言于備邊司議處備邊司覆 啓以為允在陣在官遭喪者一

切起復從事之意 下諭各道觀察使 上從之○戶曹 啓曰公州居

正朴軸出來作粥賑飢生活多至三百餘人鄭懋卿烹太粿飯分救道

路之餓享當此亂離存心救恤不可不褒以勸他人請公吏曹賞職

上從之○夜自一更至四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體微

少○戊寅 王世子到延安府○傳曰威撻兵待我以誠領相宜於明

日間親進問候備陳賊勢仍言曰大人視小邦如一家寡君不勝感激

今賊勢鴟張如彼小邦危迫如此而無由得達 天朝此大人之所洞

照也寡君日夜痛悶罔知所籲惟仰大人如赤子之恃慈母兇賊不可

不討藩邦不可不保小邦一為賊所據則遼東山東之地朝夕為戰場而

中國亦未必無事此自然之勢而天下之大機也願大人備將此間事

狀稟帖于經略提督兩大人濟生靈於塗炭之餘救小邦於危亡之中則

大人之功之德小邦萬世永賴矣云云如此措辭試探其意如何問

于領相 傳曰前於八月間巡按御史來到平壤予不接見不能陳情

至今為恨今次行人來到王京則予自當待之不患國情之不達若只

到平壤而回則不可不周旋處之領相宜預為治裝聞報即往平壤代

至平壤而回則不可不周旋處之領相宜預為治裝聞報即往平壤代

以予命措辭曰大人來臨弊邦國王遠在王京不能來拜敢遣議政奉  
候起居云云設筵以慰仍呈稟帖極陳賊勢鴟張我國悶迫之狀又以  
言語縷縷不已期於傾聽且令所過州縣父老軍民或於馬前或於庭  
中相率誦位而訴之此意言于領相處之 上御便殿引見大臣及海  
平府院君尹根壽備邊司有司堂上領府事沈守慶領議政柳成龍兵  
曹判書李恒福等左承旨張雲翼注書洪遵待教沈忻檢閱朴東善入  
侍成龍進曰洪麟祥赴京纔還如有可問之事并為入侍何如 上曰  
依啓成龍曰戚摠兵文書言行人出來云似是鄭澈狀 啓中不言行  
人而到平壤當還云若賫勅宣諭則似當來于王京矣臣今因洪麟祥  
聞中原以為賊盡退去始取前後文書見之鄭澈賫去文書有三都恢  
復疆場再造之言 皇帝亦有見該國奏文朕心嘉悅之語今此留兵  
恐賊再來故也今依經略所言謝 恩矣但告急奏文經略阻攔不入  
只以無賊文飾於中朝終歸咎於我矣 上曰今依經略所言謝恩而  
萬一更有後言則奈何與經畧相持之時國事已傾此古人所謂待汝  
議論定時我已渡河者也中原適經略則已不然則國事誤矣成龍曰  
外庭意思亦如此 上謂守慶曰領府事所懷如何守慶曰只為謝

恩後極陳賊勢雖語侵不必避也 上曰行人之來一則可喜一則可

憂若與經略同心安知有不測之事乎欲送領相於平壤之意為此故也成龍曰精神不如前然臣當往矣 上謂恒福曰兵判之意何如恒

福曰昨已同議啓之矣黃璉之行以賊雖通滿而天兵支撐之意

明白謝 恩崔豈之行專委告急可也渠雖云沒有閑話先謝 恩而

後告急可也成龍曰如是則謝 恩奏文急急製完黃璉處送之爲可

恒福曰使呈文則彼必以爲何以無國書云矣然告急文書繼至則無

妨 上曰此言似是然無乃墜於術中乎麟祥曰臣在中原見科道官

及兵部題本非偶然也經略以防海禦倭為名專任閫外之事故賊退

題本 聖旨以爲朝鮮善後之事別為措處事完後與李如松還朝受

賞經略雖欲入去不可任意還朝矣臣自入中原未知賊奇石尚書招臣

言曰休國殘破賊若再來 天兵不可每救極為憂慮中朝不念如此

石尚書所憂亦如此而今以賊退欺之我國事勢不保朝夕極為痛心

臣之愚意告急文書雖不可必其得達而遼東巡撫巡按皆在不無耳

目或兩本或一本中骨以告急為先急急入送可也成龍曰麟祥之意

欲導達 國命而已 上曰經略若以爲雖一朝或十朔任意留住云



而不為許入則奈何麟祥曰臣意告急文書之得達雖不可期而追後謝恩賫去使臣極擇送之痛陳賊情為當見張輔之題本則灼見經略肺肝如壅蔽等事苟且情狀極陳之中原有人矣巡撫巡按亦為緊重我國則當以直道為之恒福曰麟祥所言雖好而遽為告急必尤怒矣臣意先謝恩而後告急可也上曰經略各士乎麟祥曰無盤纏無可問處上謂根壽曰卿意入送黃璫為未安乎根壽曰莫如退填日月追後告急上曰戚將何日定為發行曲折詳知為之可也雲翼曰臣與領相若往則可以知之忠謙啓曰啓達之事欲為劉字故未得一時入侍今始來詰矣上見劉曰為國之誠至矣筵中論定曲折承旨詳言于眾判忠謙曰以順理事言之黃璫以此奏文入去為當雖一番加怒有何關乎若可追及黃璫於中路先謝恩後告急為當上曰當如前定為之可也上謂麟祥曰賊退與否兵部不問乎對曰臣第三朔始入中原兵部不問而臣問之則賊近將退去云矣上曰兵部雖不信經略之言而見謝恩使則以境內安無餘倭為言必以為此言無疑云矣雲翼曰此非我國使臣所當言也忠謙曰奏文事機關似緊只為謝恩不送告急此亦未安在外諸臣以筵中之議承旨出

問可也

上曰如是為之何如雲翼曰令諸臣各為書

啓乎

上

曰論議不同則各各書啓○諸臣之議各有異同以此入

啓傳

曰黃璫賫去咨文不可不呈仍為呈之如巡中所言可也○夜自一

更至四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體微少○巳卯

上行冬至望

闕禮於南別宮○領議政柳成龍

啓曰臣與承旨

張雲翼往戚總兵下處總兵具冠帶出見臣雲翼先進告以自

委遣近臣呈物膳之意則答曰多拜上

國王厚禮臣成龍繼告曰

寡君聞老爺欲向平壤未知幾日啓程且

朝廷差來行人臣某幹

來到願詳示云則總兵答曰明日固欲起身而方造六合砲送于

國王經覽後欲與議政試放明明日似當行矣行人委來事俺亦未

知何事臣因曰日寒若此寡君望大人少留一二日發行答曰既有

分付事且緊急似難久留臣仍告賊倭屯據海上事情難達

朝廷

等事如

聖教呼下則總兵憐然大笑曰此言甚是但經略既以此

言於

朝廷其身之死甚重豈可以言語動也臣又告以賊情叵測

將此曲折稟報經略提督終始拯濟小邦之意則總兵答曰經略以

其身生死所繫豈有回意正話間有人持經略文書來到揔兵覽訖

即送于臣其論帖中多有可駭可慮之言又出自已稟帖子內示臣  
大意留兵皆無鬪志以此不可勦賊如迎日慶州之敗可見也未端  
請兵糧更為措置禦倭云云臣起謝曰見此稟帖雖使小邦自為謀  
亦不逾此不勝感激但經略諭帖如此老爺將何以處之荅曰此乃  
與爾邦之言必不如此須放心又言 世子當往尚州臣荅曰不敢  
憚行但尚州殘破供頓等事亦難為之總兵曰然則全州可也云臣  
遂辭出大抵經略及諸將皆以賊已退去云今此留兵不過防倭再  
來營構締結機械甚密雖威將不無此意非但一經略之意為然而  
我國累失機會坐為所陷極為痛憫 傳曰今見經略寄威摠兵之  
書更無可望李提督猶問賊勢如何此則不至於忘我國之事者也  
專遣某官訐憫告急何如予甚憫迫如是言之明日言于備邊司速  
為議啟○夜一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體微少其後  
密雲不得看候○備邊司 啟曰速接使館伴之任在前文官 天  
使出來則皆以典文衡之人差之今雖不如平時而萬一有吟詠強  
要酬酢則安可一切不為且不無因此導達情意之路尹根壽則典  
文衡而方為經略接伴不可為之藝文提學李德馨已為速接使而



但聞病勢未差若遲延數日則不及於越江之前極為可慮請弘文提學李恒福為遠接使先為發送而館伴則李德馨為之何如 上從之

○庚辰○上御便殿引見領議政柳成龍左承旨張雲翼注書洪遵待

教沈忻檢閱朴東善入侍雲翼進曰沈忠謙在外請對 上曰令入侍

成龍進曰臣昨往戚摠兵處日暮始來未得詳 啓大槩聽其所言且

見諭帖不勝悶迫戚將為我國盡誠然欲賴此導達事情則不可恃也

上曰予見諭帖夜不能寐昨已傳教於政院矣戚若阿附經略則今無

所望矣成龍曰經略移咨云劉銜兵亦奉 聖旨將撤回謝 恩雖以

恢復為主而賊勢連續奏聞可也而專不為之此正墜於術中戚雖賢

將其身係於經略豈違其意而發明我國事乎 上曰今此行人若正

直則可也若與經略同心者無可為之事矣成龍曰經略聽沈惟敬之

言已誤事而賊又留屯已久以其兵力不能擊退故欲徒歸咎於我國

以為謀免之計而已 上曰領相言是也戚將若來則當作揭帖呈之

賓廳速議製之 宗社重恢一刻不敢忘但 朝廷不知小邦事勢賊

若再來則我國喪亡不足恤 聖天子經營之事終歸虛地以此為悶

冒犯天威已為奏聞云以此答之為當 上曰總兵前如是告之無乃

語逼乎雖是切迫此係經略利害若以為賊之分據大人所知不為直  
達則大義未安如是言之可也○兵曹判書李恒福 啓曰上年薛  
天使之來朝議以為設使 天使有吟詠之事陪臣當以國亂未解力  
辭不和及 天使來果無所賦今臣謬膺重任文翰決非所堪萬一  
天使懇使酬唱則將何辭以對敢稟 傳曰措辭勿和為當不得已則  
或一二番為之不妨○領議政柳成龍 啓曰戚懿兵遣小絃於臣大  
槩筵中所達諭帖中事也俺之欲見 國王者此事也公亦在彼則便  
於相議若非此事不須勞 國王云云敢 啓○備邊司 啓曰國事  
至此極為悶迫今計一邊奏達 天聽一邊陳懇經略兩途致力不可  
以泛然常例為之原川君微今以問安告急事前進經略提督前彼必  
以國王親切之人示之有異外臣自 上付送手札致懇則與承文院  
書帖不同矣如蒙 允准則臣則欲商議帖中之語構草呈達自 上  
增損親寫以送經略提督負外前恐或無妨敢稟 啓曰予本不能細  
書此何等時子可為則安敢如此辭之不得已為之事乎問于領相雖  
或為之三處豈可盡為○領議政柳成龍 啓曰目今國事岌岌懇致  
天符當以至誠不可以常例為之臣等不勝悶迫如是仰稟若自

上勞於馮完則雖於一二處為之似為無妨 答曰起草以入 上接

見總兵戚金於時御所 上曰聞今日乃大人初度請行賀拜搃兵曰

既受厚賜不敢 上曰然則行揖總兵曰俺當行謝遂行揖 上請就

坐總兵曰今此行人為宣諭及五件事出來要使光海君尹議政總督

三曹使之設險催糧操鍊也 上曰 皇恩罔極小邦力所及為者敢

不盡心總兵曰胡沈之來亦為此事經略咨文亦為此也設險守城工

部事也教砲操練兵部事也至於給軍糧餉此乃戶部所為行人之來

係于非輕 上曰大人分付如此視小邦有同一家小邦蒼生將蒙大

人之德賴以得蘇不勝感激目今賊勢大人所酌見小邦危亡迫在朝

夕以此為問總兵曰經略提督自當為之沈參將下去則賊必下海矣

三曹判書已去乎聞光海君英孝出天前往全州策應則好矣 上曰

左議政尹斗壽戶曹參議鄭光績工曹參判李輅已為下去兵曹則權

慄總督兵馬可代兵曹而在此兵判亦多緊要故未得下送矣且聞已

請兵糧云未知的報竊欲詳知總兵曰兵糧之請來月間上本云矣

聖天子視屬國有同父子古者堯有九年之水而禹三過門而不入周

公三吐哺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 國君殘破之餘所當吐哺握髮卧



新嘗膽而昨日胡沈之來不為款待今日亦不為接見似為未安

所謂胡沈

胡沈思賢也

上曰昨者兩將冒夜入來劫未接見此是寡人之罪有司失

誤已科罪矣昨見經略送大人前帖字則有撤兵之事不勝驚怪大人

言請兵糧之事而有此撤兵之舉未知其由摠兵曰撤兵之言為不行

四件事而三曹判書及光海君不去故有此言也非真撤兵也 上曰

天朝將官尚經年勞苦光海君下去何難但以病留海州初四日當

入來矣摠兵曰以何病致傷乎俺暫知醫術若見則可治其病矣 上

曰以小邦醫藥累年治療而未差今承大人欲治之教不勝感激摠兵

曰若書病證以示則當治之 上請行一爵摠兵曰今日乃母難之日

不飲酒食肉 上曰聞大人之言不敢再請摠兵曰明日胡沈欲見

國王請俺同見若接見則俺亦當往 上曰寡人明日欲就見大人相

小邦赤心推待出於尋常萬萬敢呈稟帖摠兵見帖曰撤兵之言無此

事也上呈禮單摠兵辭不受○初昏 上御便殿引見領議政柳成龍

右承旨朴東亮注書洪遵待教沈忻檢閱朴東善入侍 上謂成龍曰

摠兵之言卿盡聞乎成龍曰雖未盡聞大槩聞之 上曰以何事來乎

對曰初意以行人處沒有閑話事及欲達諭帖中四件事而來矣 上

曰撤兵事搃兵笑之臨罷子以為賊若不退明春必添兵小邦不能抵當云則荅曰貴國兵力不可恃云成龍曰搃兵不治邊幅吐露心肝歡若平生有同一家之意也 上曰必當速為告急謝 恩事何以為之黃璉必不入送崔豈文書仍為賫去乎改撰入送乎對曰尹根壽以為先送謝 恩繼送崔豈告急云而黃璉既去則崔豈當賫謝 恩奏本而去矣 上曰搃兵言本國不保則中國亦不保何以撤兵乎成龍曰有糧則可以收合軍兵與 天兵合勢擊之 上曰請兵請糧事實言乎成龍曰臣則不信前見題本有賊已退只留川兵漸為撤回云且言暫留大兵防守云我國設險鍊兵間防守之意也既以無賊題奏而復為請兵無此理也○以辛慶晉為議政府舍人宋英耆為司憲府持平韓準為議政府右參贊崔瓘為兵曹正郎成好善為兵曹佐郎鄭姬藩為兵曹參議○夜自一更至三更客星在天倉東第三星內三寸許形體微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B)  
732.55  
4724  
[v.14]  
no.25  
0194303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印刷  
昭和六年四月一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4]  
no.25